澤堂集

別四

碑銘
墓碣
墓表
行狀

共十七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七目錄

碑銘

贈禮曹叅判習齋權公擘墓碑銘并序

吏曹叅判尹泌川朴公彛叙墓碑銘并序

領議政海昌君尹公昉神道碑銘并序

姜王兩天使去思碑銘并序

茂朱赤裳山城護國寺碑

墓碣

鷄林金某墓碣銘

朴都事鼎元墓碣銘并序

贈吏曹叅判原州牧使柳公雲龍墓碣銘并序

崔直長安墓碣銘并序

贈吏曹叅判行鐵原府使柳公秩墓碣銘并序

墓表

李生山主墓表

從叔李旋善安真墓表

禮曹叅判 贈領議政洪公霙墓表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七

碑銘

贈禮曹叅判習齋權公墓碑銘并序

明宣之際國朝文章號爲最盛而習齋權公以雄渾傑出特爲諸鉅公所推逮其仲子石洲公繼起而光大之今雖小胥鄙人咸知公父子姓名傳誦其詩以至中國人士皆稱道之然君子謂習齋公有道士也文章不足以盖之何耶公少釋褐登朝頗有志斯世與安名世尹潔諸賢相友善無何士林禍作二公及焉公始有省悟即屛絶交遊平居靜嘿客至穆然無

酬應家屢空妻子不免飢寒而處之泊然雖嫁娶重事一任夫人營幹未曾省有無子弟挾冊請學輒喜于色講說甚辯即不學亦不問其律已極嚴晨興冠帶正坐書室終日婦女不敢近至老不少懈居官簡約省事有不慊意輒棄歸棲遲祿仕五十年其觀榮辱窮達不啻如浮雲其學甚博而出之甚矜其詩格律峻整聲氣淳古無一點淺俗氣噫其不深於道而有是哉公諱擘字大手永嘉之權自太師幸錫姓至高麗文正公溥我朝文忠公近皆以文獻重國家公其世也曾祖諱念知槐山郡祖諱憶廣興倉守考諱

祺承政院左承旨妣清風金氏牧使世英女公生而
頴異八歲能屬對句驚人二十四中進士即登大科
內職則自承文正字陞至博士歷成均典籍司藝司
成禮曹工曹佐郎戶曹禮曹正郎宗簿掌樂僉正陞
歷繕工宗簿掌樂禮賓司僕軍資濟用奉常諸寺院
監正左右通禮後以奉常秩滿進階通政後爲刑曹
禮曹叅議掌隸院判決事兼職則常帶知製 敎歷
春秋館記事記注編修官再叅修實錄宗學導善承
文校勘叅校校書館校理久爲承文副提調錄光國
原從功臣使職則平安道都事監軍 御史全羅道

點馬監再爲製述官爲遠接使從事官皆佐儐詔使再爲宣慰使接待日本僧使以書狀官冬至使再朝燕外職則歷星州原州驪州牧使善山長湍安邊府使嘗爲江原道觀察使 宣廟對大臣問公平素左議政盧守愼右議政鄭惟吉盛稱公文章操行之懿 上曰此真可用之人大臣何不薦拔而使沉滯至此然臺諫竟論遆之其從辟儐幕提衡槐院本由栗谷先生論薦而趙重峰疏中嘗訟公以皮裡春秋見忤時議公之不能無置黑白其間者可想宜乎小人之多不相悅或加評彈然不過目以迂疎而終莫

之害也公生正德庚辰九月二十八日卒萬曆癸巳
八月十日追　贈禮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藝文館
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祔葬高陽某里後遷同郡渭
陽里某原有詩集行世先娶海州鄭氏都事休女後
娶慶州鄭氏倉守守忠女有淑德後公二十六年卒
祔公墓焉前夫人有男一曰韡別坐後夫人有男五
曰韌縣監曰韞經歷曰韐主簿曰韠即石洲公光海
朝坐詩案死今　上朝追　贈持平曰韜進士女二
長適生員李晟次適奉事尹軫別坐有一女適朴某
縣監有四男曰偦曰佶進士曰俌察訪曰佺一女壻

任鏛經歷有二男曰僎曰儹二女壻宣傳官南倘次
愼英倬側室男侙叅奉石洲一男曰伉洗馬一女壻
崔繼昌進士有二男曰仡曰倆生員二女壻 贈叅
判李瑱次右叅贊洪霙奉事一男雲衢主簿一女壻
叅判李時白公之諸子皆喜爲詩落拓不偶以沒石
洲公尤自病其疾惡太明常放迹不仕然卒不免於
難人以此益知公之爲不可及矣生員妻權宜人今
年八十七每念墓闕顯刻使叅判男尚質狀公之行
求文於月沙相公未就而沙相卒乃以命植植辭不
敢未幾宜人卒而諸孫復以遺命請則植又不敢辭

銘曰猗嗟哲士炳于不虞珪組非慕文字非拘芒乎忽乎默與道俱惟寂惟冥同俗異趣身用晦全志以詩敷不朽者長我銘曷諛

吏曹叅判泌川朴公墓碑銘 并序

萬曆庚申冬泌川朴公以　泰昌升遐陳慰使將赴燕前一日植自鄉来謁公留與語至夜曰吾見子某文適契吾意今願竊有請也吾新作亭麻浦上取老杜詩義扁以水明朝夕遊焉今雖遠役歸便納祿將老於是矣子其爲我記之仍列叙平昔仕宦序次錄于一紙以付曰亭記不須盡擧此但欲子之知吾心

迹有以闡揚焉耳植敬諾而退顧重其托久未就明
年夏公卒于海中植聞之大慟覆視舊紙宛然一行
狀也嗚呼異哉諸孫奉遺髮衣冠封葬楊州治東鼻
巖山先壠之後直离之原大亂觀察君每泣謂植曰
先人行迹子已悉矣顧雖不及記于亭其可辭表諸
墓嗟乎植受公知遇久宿前諸幽明之間又何忍孫
此請耶按公諱爕叔字叔吾泌川自號也朴氏本密
陽大姓自高麗大匡密川君允文代有顯位曽祖諱
潑　贈通禮院通禮祖諱德老活人署别提　贈承
政院左承旨考諱栗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叅判皆

以公恩例也妣　贈貞夫人李氏宗室永陽守春福
之女嘉靖辛酉八月十五日生公九歲喪考母夫人
教率甚嚴公服訓勵志文藝早成萬曆戊子泮試登
第權知成均學諭選爲軍資監叅奉薦拜承政院注
書兼史職如例壬辰陞兵書佐郎俄遭倭難陪從分
朝以巡察使從事官管餉海西癸巳大夫人旅寓松
禾縣以卒時兵荒飢饉士大夫皆沽於喪禮而公襄
葬祭奠備物盡情血泣三年菜醬不入口柴毁僅全
人以爲難服闋拜司諫院正言遷禮書佐郎丙申復
拜正言時倭奴詐欵間使将發公上疏極言讐賊不

可和與 廟議大忤出爲海西督運 御史和事既敗天兵大集公獨當孔道調粮轉漕軍民咸濟還朝復拜正言弘文校理己亥秋李爾瞻又貳於士論洪汝諄柄任方熾公與同志抗劄論劾坐是黜廢遯居驪江者八年理生清約惟以經訓自娛丁未夏因大赦叙復還朝例用前薦當銓郎首擬而遽陞掌樂僉正出爲體府從事巡按海西亦以不安於内故也光海初以司諫召還時完平相議革弊政設宣惠廳公選爲郎僚講定規畫至今不廢畿民賴之以應教擢拜同副承旨歷拜戶兵吏三曹參議副提學辛亥以

大司諫參考 殿試取任叔英直言策引罪遞職以
兵曹參知出爲忠清道觀察使秩滿僉知樞府復求
外除潭陽府使銓曹改擬還拜承旨非公志也特進
階拜吏曹參判兼備邊司有司提調訓鍊都監提調
同知成均館事都摠府副摠管進階嘉義自癸丑以
後權姦擅命威制一世公不得居清要觀察君又主
權諗等討斥鄭造等之論甚力於是衆憾蝟集韓纘
男又誣公私占公田臺論交發請鞫治公父子凶熖
甚張而公恬然不動于色辭矣光海初許削職其後
公田事再三按究卒無所得臺論乃已始命復西班

出爲靈光郡守逾年會李昌後按道貪虐無狀公耻
爲其下引疾罷歸叙復西班差陳慰使亦權臣指也
公年已六十遼路逼寇親識悶之欲其辭疾公曰此
臣子分義也即不行亦或不免中傷遂行至燕遼瀋
遽陷　皇朝許從海道歸國而海道不通已二百餘
年自山海關開程指東船人不識險夷遠近行到鐵
山嘴猝遇颶風同行引向旅順口舉旗招公船不應
蓋公曾以遼界已屬虜不欲傍岸泊故也遂不知所
沒是辛酉五月十日也嗚呼慟哉以死於王事哀贈
超級賜祭加厚從　廟堂議也公天資嚴重言笑以

時應事綜務出入意表治劇剸煩游刃自恢好學劬書至老不怠自失怙含恤事表母李氏定省供養一如慈闈兄僉知天叙老而貧公為買傍近家舍朝夕省視日致滋味宗祀俎豆多自備代行僉知子篪以侍臣從師幕殉義於壬辰尚州之戰甲午春公遇敗卒言曾識其死所公即與偕往則迹已堙矣為文哭祭招魂而返時盜刼塞路行旅艱苦公方服喪羸毀而為猶子冒險求屍人服其義平生立朝論議未嘗苟合唯義之視光海初政數年間連處清要力引善類彈剌姦壬故重為爾瞻所忌及時事大壞誣獄繼

起禍至慘矣而公周旋救解全活者甚衆士林亦倚而無懼金墉之幸保白馬之免況大抵公之力居多而身亦殆矣壬子秋爾瞻二子並中僞科慶席傾朝廷必欲致公自造門請公方苦痔疾辭以病穢爾瞻强請入見披衾捫瘡曲致情款而去公終不往其疾邪之嚴多類此文密兩家本平素親友初以戚里居寵與爾瞻角立公不廢舊好而頗資之以排凶議逺昏荒之極二人無所匡救公大以爲感每父子相約潔身就閑異日不復染跡其間此水明亭之微旨也嗚呼悲哉配貞夫人廣州李氏郡守李士栗之女溫

初本貟下有女字

恭仁惠克承 公志先十八年甲辰卒葬與 公同塋有
二男二女長即觀察君魯次醫生貟長適觀察使尹
知敬次適生貟宋吉龍側室有四男曰筌範箴筧有二
女訓導李漢龍生貟沈紐其壻也觀察君有七男二
女男曰守素今義禁府都事曰守 初業儒曰守玄進
士今尚衣直長曰守古進士有才而夭曰守和爲醫
後曰守虛曰守冲皆業儒尹觀察有子曰鏶文科今
咸平縣監内外孫曾男女九十餘人銘曰月過下弦
湖山夜黑倬彼丙岑爰吐英魄魚龍抃踊魍魎潛匿
公在樓居寸心相照用晦而明處幽自燿惟玆精爽

歿而不亡我識公衷而表公藏水續月恒千古逾光

領議政海昌君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植昔忝史局僚屬時海昌尹相國當摠裁諸僚据時
政本記有書公德量之懿者公見輒刪沒植雖爭不
能得心服公撝謙之至意每念幸未即死得私有誦
述則當首録其事以補史闕今者相國二孫方持相
國喪以狀屬植要爲神道序銘植不敢以淺劣辭者
尚冀前志之少償也然相國退讓不居既如彼則植
又安敢阿好虛美以負公之平素也謹按大臣輔國
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海昌君尹公諱昉字可晦號稚川尹氏本海平縣人自高麗左僕射君正始大其後四代皆勳爵傳世入本朝有諱彰文科牧使生諱達成縣監生諱延岭進武副尉生諱繼丁掌苑署掌苑 贈吏曹判書是公高祖考曾祖考諱希琳司勇 贈議政府左賛成祖考諱忭文科軍資監正 贈領議政生諱斗壽領議政海原府院君謚文靖公與弟文貞公俱 明宣兩朝名臣勳著 王室妣昌原黃氏觀察使琦之孫絫奉大用之女四子皆登文科位列卿方伯而公以冢子最先進嗣登相位

濟美之隆古罕有焉公生嘉靖癸亥六月戊辰公家
傳文翰弱冠業成中萬曆壬午進士登戊子文科選
承文院正字文靖時按關西　宣廟賚簡特殊賞內
賜金帶付公適送公即下庭跽捧還授使者曰　宣
賜不由政院臣不敢私受相傳文靖聞之喜曰吾兒
處之得矣薦拜藝文館檢閱春秋記事官會廷請上
尊號公倡同僚曰吾輩秉筆侍左右今與百僚廷叅
非職也諸僚從之史官不廷請蓋自公始例轉至奉
教陞禮曹佐郎轉司諫院正言劾兵曹判書李陽元
希幸窟方俊豪意用其弟爲宣傳官物論快之遞移

成均館典籍辛卯黨禍之作文靖首被竄逐公即引
疾就閑累除官不就翌年壬辰倭變卒急 上將西
幸首起文靖拜相扈駕公以禮曹正郎從行轉兵曹
弘文館修撰道奔大夫人喪 上特命起復三辭不
許復歷授清要由吏曹佐郎陞至弘文應教皆不拜
時賊兵充斥公晝伏夜行潛就攢所哭泣奉守屢逢
賊幸脫人以爲孝感服闋復爲應教辭遞爲直講轉
司藝時黨論復熾追探前事文靖去位公亦辭免臺
閣拜軍器寺僉正爲慶尚道巡按 御史按劾稱
旨陞軍器正出爲平山府使入爲軍資監正𠫭鞫李

夢鶴逆黨讞畢論賞應陞緋玉而一資未滿吏以公
前有應受累資請追出准級公堅不從其後同列有
追出陞秩者聞之甚慙丁酉倭復深入 上以公仲
子海嵩尉尚公主命公陪妃嬪諸子女先往海西公
上疏懇辭請父子捍衛 主上終始效死 上義而
許之俄而天兵大擧復受 命巡按督察芻粮遷鐵
原府使淸嚴寬惠治爲一道最方伯 御史累上治
績 上褒賜綵帛進秩通政公在郡上萬言書極陳
時務便宜上頗採用以同副承旨 召還吏民追思
立石頌德進右副丁文靖公憂服闋以冬至使朝天

以新勳會盟陞秩襲爵封君兼副摠管拜兵曹參判
兼同知春秋館事遷都承旨朱梁　詔使之來儐贊
禮成例超資憲拜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都摠管光
海初轉刑曹判書己酉以謝恩使朝天復　命拜京
畿巡察使秩滿拜慶尚巡察使理劇以簡貪汚革面
修學政改軍案皆有科條後可遵守一道士民稱之
至今病辭還朝兼知春秋修　宣廟實錄乙卯又以
謝恩使朝天兼有奏咨竣事復　命賞加崇政公自
連姻　王室痛自斂飭塞絶蹊逕子弟奴僕一不敢
憑藉爲地宮中以此誚公以不顧家事無姻戚厚意

故公循資平進 恩數無所加及光海政亂姻家重臣並蹈禍穽而公超然獨免論者以爲不可及然公見昏纖日甚癸丑以後屛居郊舍絶不與親舊往還至戊午廢論大起公以封君當叅收議而便乞暇展墓及還大臣方率百僚廷請公直詣闕肅謝稱疾而退路逢一宰臣方入叅請見公徑歸驚謂曰公不叅獻議又不叅請何也公漫應之曰事非當理不得不爾其人赧然人皆爲公危之公終不動於是兩司合啓律以遠竄禍將不測逮廢論有未完且停決遣故公待罪郊外凡六年值今 上反正即召公爲御營

大將以鎭危疑旋拜議政府右叅賛兼判義禁府事
方大治姦黨而公務從平反全活者多公自少負公
輔之望經歷危朝一無玷汚大節卓然新政置相僉
議無出其右遂擢拜右議政俄陞左議政入侍 經
筵首陳人君建極之議請以洪範皇極之言爲師表
上嘉納命作圖以獻置諸座右自是每以此進覲亦
以自任焉時以西事爲憂既遣兩元帥繼有親征之
議以公爲京城守禦大使公以爲國亂甫定兵力不
足自守恐難輕動而衆議不以爲然未久副帥李适
叛中外震驚公坐禁中裁決機務神氣自若入見公

者出而語人曰今見某相舉止賊雖豕突國家終必
無憂賊既逼京城勳臣盧有內應决策南　幸駕次
天安而賊敗報至公請先入収京單騎馳赴則都人
從賊者洶洶觀望公鋤誅首惡若干人其餘並許自
新得從逆文案數千人姓名從事親近爭欲省視公
悉取而焚之都中帖然是後逆變屢告公詳讞虛實
得脫者衆皆塡門叩謝公拒而不受曰此出　聖意
我無預也長男叅判公時守驪州有歧麥之異或有
勸報聞者公曰此適然耳此時不宜有此奏公久以
處揆位自歉屢控辭乞退　上批有曰國家非卿無

以至今日終不許俄有丁卯虜變進拜首相從 幸
江都和戰異議久乃得決公並採兼容人無敢指以
爲言者公猶引咎請避屢章得遞退居南郊嘗劄論
西路事宜十數條因言和議出於一時緩禍非久長
可恃宜速自強毋貽後悔辛未復拜首相公益懼每
用邦本不固士論多乖爲憂維匡調娛專務鎮靜而
尤謹疆場之釁得牽補數年皆公之力也甲戌公病
上遣承旨 世子亦遣宮官問病病亟陳劄言金
尚憲剛方正直請以自代及丙子虜使來議稱尊士
論憤激請斬來使 廟堂不敢持難虜使怒去公適

以　山陵修補在外既復命　上引見諸宰問策論
議紛然公獨對曰羣情如此和事已敗宜早保江都
據險待敵於是異議喧譁斥公妄言輕動公遂力辭
得遞杜門深憂至廢寢食　廟堂諸宰或來議邊事
公輒曰兵事已無及除是虜不來數年方可内修外
攘即今隳突不遠吾恐　乘輿且不免耳是冬虜果
大入渡江三日即迫郊甸公時只帶　廟社提調
上命公先奉　廟社主入江都　車駕繼發到南大
門聞虜騎已到西郊轉　幸南漢城城即被圍於是
國人皆咎朝臣淺謀召敵而恨公言之不用公既入

江都時張紳金慶徵以檢察使扈衛嬪宮張紳以留守兼領舟師有　行朝命令勿令他人牽掣故公與前議政金公尚容雖有論議格而不行以致江關不守敵兵猝入公握金相手以死相訣金相曰公奉宗廟與我異事未可遽死也公遂詣　廟門俯伏待死時張紳引舟師退遁虜初渡兵少恐舟師梗後遂斂兵劫和大君遣承旨韓興一等報之虜王請見大臣大君懇要公往公念　宗廟嬪宮之重又聞　行朝方遣大臣議和遂肩輿行直入陣中陣卒呵叱使下公徐曰吾老病不畏死矣遂扶入就坐不爲拜揖

虜人露刃嗔怒脅之使拜公終不動虜王見公耆耋
爲之貌敬目止左右繼請大君來見待以好意放還
被擄人數千仍停軍兩日士民多奔迸脫免俄而蒙
兵隨入焚掠公身捍 廟門勢不得全乃與二郎僚
謀夜作布囊分裹四十餘位掘坎埋安時吏卒已散
公躬畚鍤穿築氣盡欲絶翌朝蒙兵放火 廟宇盡
燒矣山城旣結和虜請嬪宮大君會于壇所公遂啓
埋出主使二奴擔負路得馬載行到金浦聞 世子
先北行公欲拏別獨先馳進而二郎以 廟主繼至
俄聞蒙兵留江都掠財公私盖藏盡被掘取 廟主

前後得脫閒不容髮而不虞 王后一位亡失當時
上下猶以不全遺燼爲幸事定之之後朝廷變更一
種浮議誣以公拜虜王鈌 廟主按爲當時罪首而
凡壞事覆軍諸臣皆視爲靑灾而置之然其時兩都
諸臣詣虜營不拜者唯公一人大君實証之 上特
諭以失實故臺章刪去其語初只罷職俄叙復須樞
公引罪辭職 上荅以不用卿言以至於此深自悔
恨而無及卿之無罪予實知之年少輩無倫之說卿
勿介意旋有兪伯曾之 啓前論復發請竄 上批
有曰措語過誤罪目不實以予揆之似非公言又曰

尹某清德過人立節昏朝親往敵陣實出爲國其時
處變不如是則嬪宮以下俱不免不測之禍矣論者
搆揑未已乃以奉　主不敬狀引宮官爲証　上命
據証根究宮官皆以爲無所見　上覺其誣命罷伯
曾職下旨嚴責其論少沮最後有李襘者自言親見
其狀欲以實其論此則二郎陪行時事而二郎亦自
辨卒無其實然其論猶不止至以盗玉環比之語多
上逼大臣有上章伸理者臺臣多爭辨引避皆遭斥
去　上不得已下中道之命己卯六月就配延安八
月　命放歸田里由　上本無意罪之也嗟乎公之

立身事國自有本末平生未嘗被人疵議遭值大變
其所處置赤心靡他而終不免橫逆之加何哉公之
當朝避權自守後進多不附而公二嗣孫早登臺閣
周而不比多所彈刺至是諸所仇嫌俱在兩臺公然
修隙附會文致一切倒置事實無所顧忌信乎行世
之難也是冬復有大臣伸理之言 命叙復領樞庚
辰寢疾于郊舍 上遣內醫診視公扶起草遺疏揆
進勸 上親賢遠姦辨別無惑選用循良懷保民生
上優旨慰荅臨終意氣安閑言不及私手書樂天知
命乘化歸盡八字字畫飛動如平素即就枕以逝是

年八月初七日也壽七十八訃聞 上悼念弔賻官庀喪葬加於常典以十一月初七日葬于長湍梧陰里先隴之傍配貞敬夫人韓氏清原尉景祿之孫判官漪之女先三十八年癸卯卒葬在傍隴乃啓遷合葬焉公豐顔偉幹德氣充溢望之知為鉅人長者至性渟謹與物無忤當官處事兼聽虗受坦無畛域而自有準則寡言不能亂風度凝遠喜愠不形于色雖終身侍側者未嘗見疾言鄙辭雖遇急遽顛沛履之若素故知與不知咸推其德量器局盖其得於天禀者為多其爲相政當靖難改紀勲臣名士各執意見

諸大臣亦從而異同公推誠與善了無偏循故群情無壅皆樂於服事廷議之合於時宜如牌籍增兵大同宣惠創復錢幣等事皆公所主張而卒以事變議沮不克究其效士論之關於世道如湔滌辛卯誣枉聘召遺逸金長生等事皆自公發端爭論追崇典禮救解異議得罪之人皆累章切諫多蒙開納昔朝史籍散失於甲子之亂公爲購募收拾特請加設修撰官四員植與李明漢鄭百昌李敏求等一時受董成其是非去就一徇至公卒就完史公嘗曰吾在　廟堂雖無寸長但取人爲善一節則有之矣國人亦謂

公真古所稱斷斷一介臣休休有容者矣其所慰薦
被擢多知名之士而黜陟之際有不能盡意者時勢
使之然也以蠱壞之政當百六之灾固不容智勇機
變而唯樹國脉係人心以迓續景命乃公之志業也
居家篤于孝友事親以色養嘗侍親癘衣不解帶者
幾一年自兄弟以至內外親戚甚盛而恩意周徧家
家恃爲依歸三度赴燕歸橐不齎一箇漢物立朝五
十年累任藩州而終不置田庄家壁徒立衣服器用
儉素如寒士廉潔之操當代寡二而毫毛不自矜少
從學牛溪栗谷之門研綜經傳往往操戈入室兩先

生亟稱之爲文章贍暢有法華實相副足埒前後名家而尤不自喜絕無酬唱談說人亦鮮窺剞劂者有詩文十數卷疏劄三卷藏于家皆沒於兵火惜哉韓夫人貞正有梱則擧二男長履之登文科兵曹叅判次新之即海嵩尉階一品叅判娶金尚寯女有八男一女坦郡守埛司評埴司果堣縣監坫監察塏判官城進士坱擧人女適承旨宋時吉側室三男曰墊奎堅海嵩尉有二男墀行弘文館副提學埏吏曹正郎曾孫男女二十餘人坦生世世喬世休世老女適進士李慶徽埛生世昌女適進士趙龜錫埴生世輔世鳴

世豪女適縣監金天錫堨生世美坫生世賢世揆世
獻塏生世馨世胄瑊生世翼女適黃暉墀一女適生
貟金益熏側出男世蕃外曾孫以下多不載銘曰天
割我東運屆隍覆不賴君子其何能淑　宣祖重恢
相惟海原我公肯構實佐　神孫皇極是訓邦本是
急勢有孔艱謀用弗集謂我言耄有戎誰恤公歸私
第國罹播越陪都奄傾儲闈方殆公奉　廟祏衆倚
耆宰非權莫濟徒死何裨勞之不圖毀全爲疵嵩喬
厚德松桂亮節掩而益明仇者所呾我銘公墓公豈
斯矜百世在後史氏有徵　江都下時張紳三字本

家碑刻中不載恐是

姜王兩天使去思碑銘 并序

日者 天子頒大慶于東國翰林編修姜公曰廣工科給事中王公夢尹寔膺使副擎 勅諭來宣兩先生禮容之盛辭令之雅與夫歌詠篇什之美雖已光于前志然要亦是全德之一體焉已矣顧于斯時也東土病于軍興郊惟迎儐事鉅擧國僬僬自昔然矣而兩先生氷蘗自秉脂膏不潤又矜民勞軫財敝若痌瘝于身於是却贄幣減騶御行庖務儉公讌從省其撿下如束濕人罔或干其正饔人不煩於廬館人

不悍於道農安於畎畝虞安於山澤商賈安於市里如不知有一帝使之過國役之興其迎之如覩鳳鸞送之如訣親愛其發漢城而西也耆老軍民厮臺肥翟之賤無論大小擁路攀車齎咨涕洟者迨數萬人至松京亦然至海西關西咸然噫何其異耶古未嘗有也千里之路不為通旬時之征不為久尺一之須如禮即已非有賦政行令如甘棠黍苗之所詠也即薦紳賓僚欽風飽德則有之矣彼委巷庶民何能興慕結情至此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非夫仁以為質義以為則本之以誠行之以恕德流之速於傳置化

行之疾於枹鼓其曷能臻斯懿乎乃今海西之民鳩材伐石揭于道周遂因按道聞于朝願假辭紀美以寓後世之思噫何其異耶古未嘗有也余職叨掌誥無知外史事不容無紀述以塞邦人之請乃叙而銘之詞曰皇皇四牡亦茀葱珩我客言邁有聞無聲氷雪其操珪瑁其章我客爰至王國之光惟明 天子愼厥膚使我公之來邦人咸喜公今歸矣民胥漣洏有屹茲刻邦人之思一石可泐也思無窮期

茂朱赤裳山城護國寺碑

茂朱縣之裳山當湖嶺三道之交最高者爲裳巖四

面層壁特起數千仞上有土山自成洞府寬敞囬抱
泉澗湧出合爲瀑簾下注其因險爲城不知何代始
也自下攀援以上則僅容跟蹠者二三處惟當北門
有囬棧可通東馬外有長嶺大川環衛皆可設關置
兵堪輿家揆以方術亟稱其協吉天險神秘有未易
名言者據地誌前朝崔都統瑩我朝崔體察潤德皆
有設鎭之議麗末又有三按廉避寇屯兵之跡則嘗
城之名盖久矣自國家南創倭北虞虜山城之築相
踵而談者舉以此山爲第一然 廟堂之議輒左之
往在萬曆庚戌始采巡按 御史崔睍疏論遣官相

視畧修廢壘其後建閣藏國史繼有別閣藏 璿譜則其防護之宜加重而終不在議中 上之十八年庚辰元監司斗杓始作北門廣設營舍未竟布置而罷越癸未夏余承 命考史于閣仍見城内僅有守直番卒若干僧軍數指亦踐更往來而鉢囊無所庇倉積儲胥一無素具聞丁丑之變番卒皆散首僧頗解事私搬史匱藏之石窟而去則是城之名適以餌賊而無一夫當關也雖設險奚賴哉遂具以歸奏
命下道臣相議防備且 許建寺廣集緇流以守之監司睦公性善故太史也慨然任之與縣監沈君櫶

料理便宜覆　啓蒙　俞於是修復城譙山底置西
北兩倉移儲縣納糧稅並割旁邑束伍軍令縣監臨
急入守爲奉護兩闕地而其所首議合并旁縣置將
開鎮等事則朝議猶靳之惟新創護國寺者乃監司
自捐營俸爲工役費僧統覺明幹敏勤事授役有方
沈君終始監董資助故不再朞而伽藍巋然棟宇宏
豁俯視海山亦一道偉觀也今監司尹公鳴殷繼修
舊尹之政寺役之未訖者當益完而無欠矣噫兹山
形勝甲于域中前後謀臣名將營度保障之策非不
明剴而其究也僅止於是一寺之成亦似有待則容

非數存乎其間者乎雖然設防以制敵者一代之事業也護史以垂後者千世之事業也不惟諸公於是役可無憾而有辭余以鉛槧迂儒旁緣史事得預其始末不亦幸也哉寺當南門孔道其上卽按廉臺山之鎭也名以護國者取三藏法師經祝事寓戰禱意也此山於地誌只稱裳山盖取諸形而俗稱赤裳又有傑道人鍊丹事迹見於傳道秘記今不具載姑取赤城霞起建標之語揭名寺樓以爲高人韻釋登覽遐想之一助云爾

墓碣

鷄林金某墓碣銘

鷄林金公諱某字某之墓通家後人德水李植表而
銘之曰新羅玄胄族大以分仁琯自粹代襲珪軒知
樞永濡傳僉正薰曰諱世弼維國璵璠位至僉判身
謚道尊曁子曰某年夭位屯恭惟世美譬彼洪源奚
末之替又畜于君君有厚質寡笑與言禔身以儉處
衆以溫賙朋惟義庇族惟敦穆穆閨闈恂恂閭村孰
云未學乃德實勤孰病其塞鄕社常尊君先室蔡南
繼采蘩男四女三天柱其昆次樞機桂婿朴貞元尹
偁許稧詵詵盈門伯孫仁龍縣宰著聞仲鳳季虎震

初本無置字

海曾孫起濟應宗弘海其羣孫贅外出及幼不論壽六十八已丑升䰟䰱祔蘂城品谷先墳有求潛行請考斯文

朴都事墓碣銘 并序

光海之季孽臣招誘無賴請廢置　母后號爲大論儒疏於是兇徒式繁什百成羣輒責供張行李于州縣守宰怵迫迎送恐後時有咸平縣監朴公鼎元季善獨閉門不納嚴禁縣校諸生切勿和應其徒大鬨恐喝終不得肆乃之旁縣封疏以上且揔君沮遏大論於是兩司劾君以護逆削去仕版當時士論莫不

稱快以黜爲榮矣今 上新政凡以持正得罪者次第顯敘而獨不及於君君亦口不道前事栖遲外官又不幸早世余每歎君所樹立卓卓如彼而不遇于前後又如此恐遂闇坳不章于來世略記行迹表其墓曰朴氏本密陽人十代祖允文高麗寶文閣大提學入我朝知敦寧府事賡以尚公主貴卒葬驪江之壯子孫從而家焉 贈吏曹參議諱經 贈工曹參判諱舜齡昌樂察訪 贈左承旨諱寬 贈吏曹參判諱文冲郎君高曾祖禰而君伯氏震元官至大司憲爲時聞人君自少端方秀雅處群不狎見者知爲

初本薦上有旋字

佳子弟從舉業久不成登己酉進士筮仕爲　穆陵
慶基殿兩叅奉再遷繕工監廣興倉奉事中丙辰文
科遴承文正字薦承政院注書需次當拜而君意不
欲當清顯且爲親養求陞成均館典籍得宰咸平以
出踰年被彈罷即歸驪江亭舍奉大夫人會親舊飲
醵爲娛若將終身會許筠謀逆事覺被誅疏儒多死
黨禍稍解君得叙復典籍兼宣傳官俄丁大夫人憂
壬戌服闋拜興陽縣監因事見罷值逆适之變全羅
方伯辟君從事領兵三千與節度使先至漢上迎
駕以南拜户曹正郎仍兼春秋館記注官以敬差官

督運嶺南乙丑拜平安都事明年丙寅秩滿還鄉除
豊基郡守 命未下以八月十六日忽感疾不起年
五十三君在家篤于孝友承養偏親至于耋耄朝夕
嘗膳適易滋味未嘗少懈守喪致毁幾不能起敬事
兄長保愛庶弟同居歿身居官勤敏鈎發奸隱類若
古之能吏佐帥奉使務去民瘼而事無不辦上下稱
之於咸平遺愛尤篤刻碑頌美有云二年德政萬古
清風可想其槩云君先娶龍仁李氏加平郡守從運
之女生一女適辛後元後娶安東權氏郡守澍之女
甲子直臣達手後也有婦德閨範有二男一女男萬

榮千榮女適府使尹榮萬榮有二男二女千榮有一男女皆幼辛後元有男益慶女適李紳夏餘幼墓在登神鄉嘉林里穴直丙銘曰孝友而材從政何有不遇昏濁焉識素守闇而不伸誰執其咎太史揭銘百世在後

贈吏曹參判原州牧使柳公墓碣銘 并序

安東府西天燈山金溪亥巳之麓故通政大夫原州牧使柳公之墓在焉弟西厓相國誌其壙外甥金承旨弘微狀其行皆實錄也而今其諸孫欲揭銘墓道公傳道之圖示久遠以植方叨史館乃以屬筆則不

敢以不文辭謹按公諱雲龍字應見世爲豊山人在
高麗諱伯恩賜及第入我朝工曹典書從惠始顯生
司正洪司正生 贈司僕正沼是公高祖曾祖成均
進士 贈吏曹判書諱子温祖杆城郡守 贈左賛
成諱公綽考觀察使 贈領議政豊山府院君諱仲
郢妣安東金氏進士光粹女高麗名臣方慶後也公
生于嘉靖己亥八月六日幼警悟出類稍長博通經
傳子史師事退溪先生論學服禮佔畢往復先生甚
重之公以此不屑舉業亦嘗發解高等而至省闈輒
不利壬申歲以尊人命蔭仕爲典艦司別坐丁觀察

敭殸
剔

公憂服闋選拜義禁府都事旋辭去除司圃別提復
拜禁府例遷豊儲倉直長察姦斂蠹以吏能名 特
選廉謹奉公陞內資主簿出爲眞寶縣監旋以母病
辭歸復拜仁同縣監勤敏擧職賦政有條式姦豪無
所容封樹先賢吉注書墓旁建祠宇設書院敦興儒
學闔境化之方伯列上治狀 賜書褒美命加任一
年民篤去思刻石頌德歷任廣興主簿漢城判官平
市署令司僕僉正壬辰變作 上將西狩相國扈從
泣訴于 上乞解兄職救母 上許之由是得扶負
大夫人間關避賊闔門獲全人稱其誠孝秋被使檄

假守豐基郡時 行在隔遠朝貢路絶公獨遣郡吏
朝正如舊 上爲之感動未幾眞拜爲守時兵興歲
饑僵屍載路獷賊嘯聚阻險官軍不敢近公賑活盡
誠機捕有方民蘇盜熄旁郡皆賴之事聞進秩緋玉
特拜原州牧使公赴任未久爲親老辭遞上疏陳軍
國便宜 上嘉納對羣臣稱其策之善事雖不施朝
議翕然向之屢注擬銀臺將處以淸要而會相國中
讒去位公亦爲就閑奉親計無復世念矣方與相國
備物色耆而倘徉泉石間自喻適意矣不幸有疾辛
丑三月初五日卒壽六十三用相國從勳追 贈某

官公丰姿粹質輔以學問早自樹立不落俗窠少時
剛介振厲頗見稜峭中歲以後濟以和遜氣質一變
盖嘗築書室于江岸扁曰謙菴遂用以自號朝夕潛
心可見其學力所至也事大夫人四十年至誠娛侍
未嘗遠忤歲時必奉觴上壽相國班席鸞鳳交峙一
世榮之有三妹丧亂早歿公爲撫育諸孫俾不失所
信古好禮冠婚喪祭之儀一洗俗陋居官守法威惠
幷行未嘗便文自營雖致謗毁不撓也嗚呼　明宣
之際羔鴈之徵徧及巖野嶺南尤多而公以退陶高
弟不挾賢以行世棲遲州縣隨遇盡分道雖不顯名

亦無玷茲豈非純行適用之君子哉配貞夫人鐵城
李氏叅奉容之女杏村後也淑婉有懿範事舅姑惟
公意是承雖在奔竄山峽間未嘗闕甘旨父母宗族
咸稱其賢孝有三男二女長男祩平陵察訪次裿狼
川縣監次禱天文教授長女壻郎金承旨次弘文校
理盧景任察訪一男一女男元直女適權尚賢狼川
四男二女男元亮生員次元履縣監次元慶元定女
適叅奉金秋任次洪俊亨教授三男四女男宗之誠
之敬之女適金念祖縣監次金琨生員次李奐哲次
金時行承旨二男三女男琡珩縣監女適權克載次

金榘文科正郎次金昌善校理二男四女男世謙世讓女適金鋈次金烋叅奉次金光鐵次姜銑元直繼子世哲元亮繼子世英元履六男世長世翼世望世哲餘幼元慶一男世封元定四男世馨世英餘幼宗之四男世良世相餘幼誠之繼子世相敬之一女曾孫男女一百數十餘人多不盡載銘曰謙謙君子體剛用柔學優而仕惟志之求官無崇庳職思其憂一試盤錯利器便別卷而懷之心乎愛曰樂彼丘園棄梓增榮樹萱滋蘭舞綵稱觥胡不百年永其彙貞誌狀非私太史是銘

崔直長墓碣銘 并序

全州崔氏遠自高麗於今尚爲鄕族始祖侍中阿生龍鳳龍鳳生乙生皆有官位歷直學士湛少尹得之至縣監自睦移居古阜歷上將軍汾郡守諱命孫諱希潤諱鎭河至諱汝浩配康津金氏若愚之女以嘉靖乙巳生公諱安字某公資質精明踐履貞亮前後親喪皆廬墓致毁樹碣以表先德建祠以敦祀事不以貧窶少懈與弟富寅容同居四十年衣食共之勸善飭遠倫則整然盖其孝友之誠根於性而達於禮故能愛而不狎久而能敬子弟承事儼如官府之儀

鄕人皆敬重之雖有不率者不敢侵侮少勵博士業
不成守冲自修世莫能知嘗於倭亂時倡率鄕人佐
軍興費得賞職繕工監直長娶扶安金氏孝純女高
麗文貞公後也生二男長敬承次敬行被薦爲叅奉
不仕側出一男二女男敬直女婿曰鄭暹曰李匪鷹
敬承四女一男男夭及女婿李海金地千文弘望鄭
東一敬行二男二女男夭聳天通女婿房明壽次未
行夭及有男曰裕內外孫多不載公卒於萬曆乙卯
十二月十九日墓從先壠在郡治東某谷穴直卯位
宜人先公三十一年乙亥卒異墳同塋植早爲同鄕

子弟習聞公行業之詳而未能學焉用是追想典刑敘而銘之曰國尚詞華以爲材士談名理以爲通宜乎崔公守拙田園潛德以終者乎然自身而家鄉里欽風揆厥所性孰早孰隆我銘非諛尚論之公

贈吏曹參判行鐵原府使柳公墓碣銘 幷序

丙丁之亂胡入關東路維旹鐵原都護府使柳公諱秩字子常受任在亂初鐵邑小無兵守而公不離官次園東吏曹儲胥粮械以爲大軍策應及胡兵猝逼始出府東十里許山谷公見胡騎彌滿搜索知不得免自取印符貯以小囊貼身佩持諭遣徒衆曰吾當

死於此爾等各自散從爾親屬卽被執奮罵不屈而
死吏役從死者三人其得脫者皆言其抗節狀而收
瘞其屍越九月歸葬廣州治草月里之艮麓與夫人
同塋朝廷錄節特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藝文館
提學五衛都摠府副摠管　世子左副賓客嗚呼
國家再遘胡亂封疆之臣率以先去免胡人務俘掠
得官人必欲生降之非挽怒攖鋒則未嘗遇害而因
循屈辱者有之然則公之一决死不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哉柳氏本全州人至麗季直提學克恕益顯高

祖大司諫諱軒曾祖宗親府典籤諱世龜祖三和縣
令諱均考軍器寺副正諱永成妣晉州姜氏判書諱
暹之女公生于萬曆乙亥六月初三日自幼端重剛
介好學績文中丙午司馬兩試當光海朝不事進取
杜門息交者累年及爾瞻廢 后之論益張公與館
學諸生上章請罪爾瞻大啣每欲甘心人多危之遣
令 上改玉謁聖開試復應擧登第隷成均館陞至
典籍遷司憲府監察戶兵曹佐郎出爲全羅都事還
拜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以戶曹正郎復出爲
平壤庶尹甫逾月値丁卯胡變軍潰民亂公招集散

亡防守要害保捍避亂士女老幼咸被賑活一府賴
以復完使臣列上其績俄以病免復出爲成川府使
治理益著 御史又爲褒 啓居四年辭遆拜軍器
寺僉正陞爲正遷右通禮除金海府使以本府兼營
將不赴歷拜直講左通禮掌令司藝移寶城郡守病
辭亦不赴由內贍寺正拜奉常寺正例陞通政除羅
州牧使會有所忤以衰病劾遆丙子冬 去邠之日
赴鐵原翌年正月十六日不祿享年六十三公孝友
敦信居喪致毁慈育亡兄諸孤一如己出朋族皆稱
行義安貧守靜絕意芬華鑽刺其行止取捨動有操

執故能不慍於不知而之死而不移守者盖平日所
養者正也嗚呼烈哉公配淸州韓氏工曹叅議諱壽
民之女領議政效元之曽孫典籤金敏思之外孫有
貞順之德剛正之操歸公四十年事君子以敬奉先
祀以誠閫内和理不嚴而威諸子之服公義方成就
立揚盖亦内德之助爲多生于萬曆丁丑正月二十
日先公二年卒是崇禎乙亥正月初六日追封貞夫
人男長德昌丁卯文科成均館直講次俊昌庚午文
科司憲府掌令次志昌早夭次孝昌女適奇松德昌
女幼學朴廷瑞男晃俊昌女生員李鼎至男炅孝昌

女幼學朴存度二女幼男旻政曾孫男女亦四人銘曰士死封疆臣職當然世降倫斁罔生以全嗟嗟柳子秉貞于艱白頭捍刃勇夫覥顔義重泰山一身毛輕超 贈顯爵 寵極哀榮於稽平素德則多有古固有言歿而不朽銘以詒後子孫其昌烈烈忠節百世愈光

墓表

李生墓表

國俗輕庶流甚至仕途有拘禁然其間豪傑之士幸以才行自樹立則一世名論亦不能掩彼富貴何足

道哉惜乎有苗而不秀早終而無聞者若李君山圭
季章其人也君興陽大姓高麗門下賛成公舒原之
後今弘文館副提學蒼石李公埈之子母廣州安氏
君生萬曆丁未穎悟不凡四歲已識字天性孝順方
在乳抱家遘疫癘君患瘵繞甦母欲使乳媪挈其次
妹出避君雖未忍離媪强爲稚妹計含慼以別見者
憐而異之父母有疾輒涕泣終日父母不食亦不食
旣長能自學習淹通經史作文詞可愛與其徒唱酬
以捷敏稱母嘗保育嫡子元圭愛同己出欲析己產
與之元圭力辭君從而懇請曰願母辭少安母心元

圭感其誠不能遠也居常經理元圭家務甚悉一衣
一味未嘗先於已妹有病殊者每夜沐浴齋禱北斗
乞筭及不幸悲殞欲絶提學公之守三陟也君帶疾
往省連喪其仲季視藥莅喪憂傷焦涸疾遂篤舁還
家辛未四月二十七日沒年二十五惜哉君高簡而
能恭謹寬綽而有分辨接物應事絶無矜忮意色吏
文學官世稱廉流清選人多勸君就試君終不肯遇
疾輒不許巫瞽入門嘗構屋而病術人曰祟由伐某
樹毋欲撤構以禳之君止之曰死生命也于屋材何
事尤不好玩物雖文房之具亦不屑其新巧嘗曰聖

賢地位雖不可企及天與人以良貴不可自畀以從
俗盖其材質之美欲自樹立如此使天假之年其所
就詎止是耶君娶領議政李恒福女生一男幼提學
公以其伯仲所爲行錄見示俾余識其墓余竒其志
惜其材行重哀其不永於命特掇其大者著之

從叔李旋善墓表

往在癸丑孽臣内訌羅告譸張上及 長秋朝廷震
駴莫敢指斥時惟進士李公諱安真字葆汝公率館
學生三百餘人伏闕抗疏請斬造訒偉卿等三人以
正綱常之罪光海大怒命削名儒籍禁錮終身門外

初本城下有府字

黜送由是凶議益張危機交迫公不爲動士論亦賴
而稍振雖硎穽相踵而氷炭自別迄覩反正之烈於
是推功錄節擧公爲首癸亥四月擢授青陽縣監未
幾而 御史方伯連 啓治績有表裏之 賜丙寅
夏謝病還鄉叙復刑曹佐郎轉拜開城都事職幹兵
務會丁卯胡變調軍運餉爲列邑先元帥又 啓其
勞效和議旣成坐觸怒胡差當罷兵民齊訴借留
上聞仍任移拜盈德縣令 御史方伯又 啓治最
如前秩滿遞拜工曹正郎陞掌樂院僉正乙亥夏拜
韓山郡守丙丁軍興策應益辦軍民兩便公見時事

一變決意退藏告病徑歸擧家僑寓堤川峽中己卯
秋除漢城庶尹亂後初　命也公爲入京謝　恩卽
呈病欲去銓中惜之特除旋善郡守爲其近堤鄕也
士友競勸且屑就公亦欲因此深入卜居卽赴任適
月因微恙猝劇庚辰正月某日卒距生年丙子九月
某日壽六十五公天資近道學識淹雅外和內確不
妄言笑孝友敦睦行義甚備居官廉靜不嚴而威猝
遇盤錯剸決如神雖上司成命事或病民必爭辨得
正乃已亦無矯激聲色故當之者不忤皆稱爲長者
尤以恤農興學爲治要所至士民願戴如父母每去

官攀擁涕泣銘石追慕久而不衰公工於科製每發
解至省輒屈丙午秋始中司馬两試竟以廢錮輟業
旣用薦入仕望實益隆而公凝重自守絶意進取故
世亦忽之竟不得大用識者恨焉惟我德水李氏自
高麗代有顯位司諫院司諫 贈領議政諱宜茂於
公爲高祖曾祖諱荇左議政祖諱元祥中樞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考諱洸全羅道都巡察使妣貞夫人李
氏外祖工曹判書諱增榮公娶漢陽趙氏宗簿正應
文女有一男五女男韡前司憲府掌令女婿長叅奉
崔皦次叅奉俞樓次別坐鄭錫良次進士韓在次正

字鄭世輔孫震夏舉人初公爲巡察使府君葬地有患守韓山日擇地於郡南楸谷而遷之至是從葬于坐艮之原嗚呼公官雖卑而名炳史冊道雖屈而功在 宗社子孫嗣德不墜家聲積累之報將在斯乎

堂姪植謹表

禮曹參判 贈領議政洪公墓表

上之二十三年參判洪公卒于城西里第 上遣官弔祭錫賻加厚舉儀賓恩典 贈議政府領議政用是年某月日權厝于高陽先瓏之近非擇兆也越二年某月日新卜豊德郡坮某山某坐之原啓厝移葬

友人德水李植追惟平素無採家狀記諸墓表之陰
公諱霙字澤芳洪氏系出安東之豐山縣上祖之慶
高麗直學士生都僉議舍人侃以文章顯歷密直使
侑大提學演中郎將龜至右軍司正俶生諱繼宗司
圃別提 贈左通禮於公爲高祖曾祖諱禹甸 贈
右承旨祖諱脩 贈左贊成考諱履祥以文學德望
官至大司憲世以未極大拜爲詘配安東金氏宣務
郎顧言之女惕若齋後也萬曆甲申八月初三日生
公中乙巳司馬初仕爲四山監役陞軍器主簿出平
澤縣監連遭內外艱服闋歷拜司憲府監察刑曹佐

郎出金浦縣令中辛酉文科入拜成均直講工曹正
郎陞成均司藝掌樂院正丙寅出瑞山郡守有捕賊
賞格進階通政逾年病免歷拜刑曹叅議僉知中樞
工曹叅議己巳　特旨陞拜禮曹叅判懇辭不許即
引疾得遞拜漢城府右尹兼都摠府副摠管同知中
樞府事丁丑用扈從賞例加階嘉義復兼摠管以風
疾就閑復拜中樞乙酉四月十三日終壽六十一配
貞敬夫人延安李氏月沙相國之女有五男四女長
柱元尚貞明公主封永安尉次柱後柱臣皆進士次
柱韓柱國女壻長文學李後耇次縣監李時術次李

懷下初本有此字

恒鎭尹堦皆士人永安有五男一女男萬容萬衡餘
幼柱後一男萬最三女幼柱臣柱國有男女並幼李
俊耉三男二女男觀周長女李元龜李時衎三男四
女男世長女堦李尚濂餘並幼公以名公卿子甥兄
弟四人聯璧文科聲地藉甚而公爲人直諒和厚絶
無矜高之色與人交不以黨目分別好惡取舍任真
率意見人非違或面斥之不復置懷公之所長而亦
以此不爲標榜所重矣常爲太學掌議有儒生六人
爲時議所誣削籍已久公倡議欲解之雖以衆情畏
忌而止識者服其無偏其在金浦李爾瞻子元燁爲

隣邑縣監騁勢自尊文牒違式公往復折難語逼其
父元燁大憾而竟莫能屈其不畏強禦如此癸亥改
玉泉正咸叙而公泊然自守足不蹋柄人門庭人皆
訝其蹇滯而銓論輒不右植時佐銓屢擧公臺擬而
難之者至以初經國婚爲言以無他可疵故也未幾
公外補陞秩遂與世相左然公了不介意唯與二三
文士日用碁酒相娛若遺外世事者然儕輩咸羡其
優逸已巳陞秩 命下臺評持之 批旨有予惜其
才而嘉其不爲附勢之語 睿簡所注豈偶然哉早
襲庭訓率禮持家孝友敦睦至性無飾有寡姊年老

初本無下病字

居窮奉養如母儀得一味必分朝夕省視至末年痼疾委頓而猶不廢周恤親族不計有無故貧窮羇旅者依投如傳舍其任外官儉約守法勤於民隱而不以沽衒爲名故民常有去後思初赴瑞郡適値丁卯軍興迄事之寢處外次晝省廚供竭誠供應吏民感焉不嚴而事集其在朝班小心兢惕朝家會同未嘗告病病至危篤而聞 上候未寧即扶載問安人皆悶笑而不恤平生不營產業自連姻 王室益篤謙謹一無憑藉以爲資雖以儀賓供奉豐贍而日用之外家計寒素猶故也嗚呼世皆稱公爲福人而惜其

未躋津要是固然矣以今觀之世途多難完人蓋鮮則公之不爲名論所推安知非其自求之福耶忠信之德神明所佑優游卒歲不犯世故夫豈適然之遇哉是爲表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七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八目錄

行狀上

定遠大院君行狀
領議政慶林府院君金公命元諡狀
都巡察使李公洸行狀
左叅賛尹公承吉行狀
貞夫人朴氏行狀
領議政完平府院君李公元翼諡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八

行狀上

定遠大院君行狀

大院君諱某字某我　宣祖大王第五子也妣曰仁嬪金氏監察漢佑之女也　大院君生于萬曆庚辰六月二十二日庚申九歲丁亥封定遠君庚寅聘啓運宮　宣廟親莅其選十月初三日親迎禮成壬辰之亂從　宣廟西狩次平壤　宣廟念諸子相聚而行非萬全計將向龍灣先命一二宰臣陪　大院君往寧邊府就廸北地避賊旣至寧邊　大院君戀

慕 行在日悲泣謂宰臣曰余此行正以不敢違
上命耳今賊鋒漸逼而 行在隔濶萬一有不測非
但大義虧闕即 君臣父子且不得同生死死亦不
瞑宰臣見其至誠以其語聞 宣廟憐之召赴龍灣
行在癸巳賊退京師復是秋 車駕將還京 大院
君仍扈從又以 上命留海州乙未冬始至京丁酉
賊再猘逼畿甸 懿仁王后出幸海州 上又 命
大院君先往平安道留駐成川府己亥夏承 命扈
懿仁王后還京甲辰錄扈從功 賜忠勤貞亮効節
協策扈 聖功臣號 恩賜如例戊申二月 宣廟

禮陟 大院君服喪盡制癸丑仁嬪卒亦如之乙卯秋誣獄起第三子綾昌君遇禍 大院君痛悼成疾已未冬疾轉劇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移寓之第春秋僅四十計聞光海託以護喪遣中使譏察吊客屢使人促葬期因是不能擇兆庚申二月二十二日權窆于楊州治東羣場里郇 啓運宮先隴之南也

大院君自在襁褓英氣盎粹 宣廟奇愛之稍長字量軒豁迥異諸昆弟嘉禮時年甫十一歲耳進退周旋率以禮則儀采粹然觀者爲之竦動及遭亂扈行備經險阻年尚稚弱而意氣屹如成人人皆異之其

駐咸川也念亂軫瘼凡所供億務循簡約一境無怨天性孝友前後居憂哀毀盡情食素寢外終三年出入禁闥小心謹愿居寵思畏惟以睦友相讓愛爲適暇日輒與宗戚兄弟宴飲或至闌門授轄達曙不倦嘗謂子弟曰吾平生唯以仁民愛物爲心雖僮僕之微未嘗嚴刑戕命汝曹宜以此爲心慎勿忽焉前後爲司饔院提調八九年莅事寬而有制亦無滯務吏僕至今稱頌焉平居沉默簡嚴望之若不可犯接其辭氣惟和好真率未嘗爲矯飾之色拂戾之談其儀表嵬傑德氣充溢每朝會立於百僚之上如龍現鵠

峙挺然不羣盈廷咸屬目焉初光海在東宮臨海數
被彈譴義安信城早夭無子 大院君在他 王子
中年最長又以孝友誠敬特爲 宣廟所寵愛前後
錫予 恩數倍常他 王子莫敢望焉逮光海嗣位
嫌忌骨肉大獄連年戕夷相繼 王子宗室刼刼不
自保反更阿順昏德肆爲邪議者有之矣 大院君
素爲光海所憚奸兇之家從而搆之曰某君氣象超
凡其子綾昌有豪雄姿所居塞門洞第有王氣失今
不圖後必有患又有譖者言仁嬪所葬豐壤阡兆極
吉光海惑之常懷不容故綾昌首及於難獄事之初

光海奪其第改作慶德宮當是時 大院君岌岌殆
矣然而 大院君旣不敢抗激而速禍亦不肯阿順
而求全唯杜門謝病不問內外事嘗謂子弟曰當今
奸兇滿朝 宗社將覆猜刻日甚至親莫保每日出
余始知去夜之無事日入方幸今日之安過恨不早
死得從 先王於地下耳及卒不敢祔葬仁嬪塋隴
亦以前讒故也 大院君凡三嗣我 聖上爲長次
綾原君俌次綾昌君佺佺幼有氣度騎射絶倫竟以
此媒禍奸兇陰嗾蘇賊起獄被鞫者無一人誣服獄
不成矣而光海特命圍置喬桐島殺之年十七未授

室今 上誕四男子長曰某乙丑春策封爲 王世
子次某孝宗御諱次湑次滚未出閤嗚呼廢朝骨肉之禍
慘矣 大院君家受忌尤深搆禍最重而光海終不
能加害 大院君得以名位終亦不隕厥問乃今默
啓 聖明光膺寶位中興之烈咸推所自於是進號
爲大院君墓曰興慶園追孝致隆幽明洩恨家國齊
慶雖高穹眷命曆數有歸亦豈非 大院君積德累
仁有以獲天助而開陰隲之致也嗚呼盛哉

領議政慶林府院君金公謚狀

公諱命元字應順自號酒隱系出慶州新羅金傅大

王後也有諱稛佐我　太祖勳封鷄林君於公爲六
代祖曾祖諱致世洪州通判祖諱千齡　成廟朝名
臣官至弘文館直提學考諱萬鈞司憲府大司憲妣
貞夫人順興安氏龍安縣監尊義之女有二子長慶
元官至節度使公其季也生嘉靖甲午正月二十四
日中戊午進士辛酉及第始直學公魁進士及第兩
榜太憲公節度公及第榜皆魁而公亦屢魁解額文
科中第三科名之盛前代所希有云初授典牲署直
長即選弘文館正字歷著作陞博士節度公方爲校
理同在　經筵　明廟甚器之屬李樑用事斥逐名

他本負下有公字

流公與節度公俱被斥罷未幾摽敗　特命叙公兄弟擬弘文館闕負爲副修撰逾年移司諫院正言陞獻納遷司憲府持平遆拜成均館直講復爲弘文校理丙寅以禮曹正郎充冬至使書狀官還拜修撰戊辰春承　命巡按咸鏡道軍務歷覽山川形便防備要害条奏甚悉仍誌其槩于高山驛舘壁以備後來者考據焉方以持平　召還遆拜鍾城府使進階通政自是歷試邊遠不復侍　經幄士論多惜之而識者知其爲將相之需矣鍾城考滿入爲五衛將出東萊府使萬曆癸酉遆拜刑曹參議出羅州牧使考滿

還朝旋出定州牧使己卯進階嘉善拜義州牧使臺諫劾其驟陞 上曰金某將爲節度使不可改也及至辛巳果拜平安道節度使逾年遞同知中樞府事遷戶曹參判癸未拜全羅監司朝廷方議以監司兼全州府尹公狀 啓辭職且言府尹沈義謙有才局請以自代於是臺論譁然以爲非藩臣所宜言請置重罪 上命追問卽日赦出拜漢城左尹還京畿監司未久入兵曹參判出咸鏡監司進階資憲還拜刑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丁亥進拜議政府左參贊倭寇陷鹿島堡以公爲都巡察使往征之俄聞

他本書下有近字

他本勳下有封字

賊退遆拜平安監司以親老辭復爲刑曹判書京畿
監司已丑復爲右參賛兼知義禁府事參鞫鄭汝立
逆獄録勳慶林君丁大夫人憂方廬墓次而壬辰倭
變作矣 上卽命起復拜右參賛充巡檢使旋拜都
元帥不旬日賊已內逼 大駕西幸都人大潰公出
屯漢江無兵可戰乃退守臨津號召近道兵防灘列
柵形勢稍張而道路訛傳賊遠來疲弊可擊公不為
動朝廷疑公持重失利遂遣別使韓應寅督諸將渡
臨津遇賊大敗申硈劉克良等皆死公自東坡館馳
到津口收拾散兵而退賊進陷平壤公駐兵順安分

他本勤下有勞字

布諸將於龍岡永柔間以捍 行在自是賊不復西明年癸巳天兵來援收復三京公應接嚮導動合事機天將皆重之俄遞都元帥歷判工戶禮刑四曹進階崇政丁酉倭寇再逞公以兵曹判書兼留都大將明年進階崇祿爲邢軍門接伴使庚子拜左贊成移拜吏曹判書時朝廷黨論未息銓法專用時望且淸顯之選皆屬郎官公以疎外之蹤進當政柄凝然鎭靜選注平允公論稱之屬右揆缺 上問大臣曰金某雖似乏擔當之材寬厚有容白首勤王事予欲卜之僉議咸服卽拜右議政明年陞左是時朝論又變

名士多貶黜領相李恒福因此去位公於 經席力
論其非大司憲宋言慎偕入侍扶摘微細詩語以中
李相欲並公擠之公引告再三不得請即出視事終
不以形跡自嫌異論者亦未敢誚公壬寅十二月初
十日卒于皇華坊寓舍壽六十九公之寢疾 上遣
侍臣視疾醫藥交道公輒起坐領謝臨卒猶諄諄作
夢中語皆國家事及卒 上下教曰賢大臣卒逝不
勝驚悼 命優禮賻葬是年月日葬于高陽治東慈
山貫山里配貞敬夫人韓氏有三男四女男長守愷次
守仁某官次守廉中樞府經歴女長適縣監南復始

次適宗室文城君健次適儒士崔尙鎭守仁有子曰
南獻守廉有子曰南重令成均館司成內外孫若干
人公天資豪爽宅心平坦能以寬弘濟物自幼稚時
已有成人局度雖家人至親未嘗見疾言遽色內無
防畛外絕修飾凡世所謂毁譽得失榮辱禍福一切
付之度外早踐華要聲譽藹蔚然不事交遊怡然自
守中年以来放迹州鎭數爲後輩所藉躪旁觀者亦
爲之嗟惋而公了不置喜慍其間平生口不言人過
失亦不欲與人爭辨至於臨事應變沛然有餘察能
督奸人不敢欺所至綽有聲績其駐順安也 天將

史儒等敗於平壤一路洶洶言賊兵且至或請亟轉奏 行在公曰 行在聞此報易以驚撓徐待的耗未爲晩也旣而聞之賊果不出防禦使金應瑞勇功最著朝廷戒勿輕動欲待天兵俱進應瑞知之屢牒公請戰詞甚亢厲公厭之一日手署曰依牒施行巡察使李元翼在傍愕曰相公何不稟裁于 上而卒然及此公不答旣而應瑞出兵徘徊不見賊而還公亦不之責但私戒李公曰此子心術不中君等愼勿輕信李公始乃大服公自小官時居職甚恪及遭兵禍尤以盡悴自任凡朝會衙仕必早往暮罷至老不倦

家世清白素無臧獲土田及公立朝四十年出入將相勳伐最盛然未嘗經紀生產性好儉素雖接貴客不過蔬魚數器居處飮食翛然如寒士惟篤於親戚故舊恤貧周急下逮微陋表叔安瀚年老孤獨奉養于家敎家人曰先妣兄弟只有此舅宜以事先妣者事之其死葬也亦然少受學退溪之門文詞贍富省庭制策士子傳誦在臺閣一時章劄多出公手儕流莫及然公早習兵書頗事弓馬不務雕篆之技時或感遇紀事如亂後入京之作至今傳詠亦可見其忠義之志矣噫國家二百年昇平恬嬉文飾崇極而圮

壬辰之變實陽九之會也賴 宣祖明聖儲養文武
材臣以當其難公於是時首膺閫鉞以烏合戰駭之
卒當百戰百勝之敵強弱相懸不啻千萬然公鳩集
渙散維持控抗遮截關西爲恢復根基竟能協助天
兵恢復疆土則公之力居多焉若夫經濟之略含弘
之德不虐而威不察而明廉而不刻惠而不褻顛沛
而不懾勞苦而不伐雖無日計之功而威望風采隱
然爲軍國之重者數十年人至于今稱頌不衰可謂
名世之偉人中興之賢佐矣宜易名策號昭揭盛典
以示來世謹具公譜系官閥及志行事功之大者敬

告于有司

全羅道都巡察使李公行狀

公諱洸字士武系出德水李氏自保勝將軍贈同知樞密院事諱陽俊始著傳知三司事贈知門下省事諱劲版圖判書贈僉議政丞諱允蕃司空樂安伯諱千善三世㸦益大三司登第起家而司空當高麗末誅奇氏勳業最隆司空之子若孫軍簿佐郞贈政堂文學諱仁範工曹叅議諱揚皆以文進叅議生諱明晨知敦寧府事敦寧生諱抽溫陽郡事 贈左賛成則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宜茂司諫院司諫 贈領議

敦寧府恐作温陽郡

牧下恐落使字

政世號蓮軒亦以文章顯祖諱荇議政府左議政爲
中廟朝名相久典文衡世號容齋先生考諱元祥中
樞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先世仕松京墓盖皆在德
水而自參議從仕漢都暨敦寧府事三世墓皆在坡
州蓮軒以下三世别葬沔川郡滄澤里子孫多從葬
者都事配平山申氏父同副承旨諱壬衡世居古阜
郡兩日鄉鄉一名兩溪公之晚家兩溪葬兩溪山嘗
自號兩溪散人以此公生嘉靖辛丑十二月丙辰自
㓜嶷嶷有鉅人表內朗外厚文思卓然乙卯丁內艱
廬墓終喪戊午聘清州牧李增榮女清州文行君子

明廟嘗師之公委禽爲受學業成中丁卯生員試戊辰丁外艱廬制如前喪庚午補　宣陵叅奉連捷漢城試策文居首者三世傳爲科式登甲戌丙科及第權知成均館學諭陞實遷議政府司録丁丑遷拜藝文館檢閲兼春秋館記事官修史不隱貴臣過失同館有洩其語者俄出平安兵馬評事名爲彈壓戎鎭而實踈之也入爲成均典籍兵曹佐郎擢司諫院正言適授刑曹佐郎再入兵曹會江原監司　啓罷麟蹄縣倉貟殘吏願得侍從官爲代即除公公病不赴被劾例罰凖瓜不叙會栗谷先生判銓爲白　上宥之壬

午復禮曹佐郎陞司憲府持平癸未適授成均直講
是時黨論方盛士大夫飾交遊談名理排異以爲同
聲光赫赫公任真簡人事在縉紳中邈然無色目以
自異以此漸爲名論所輕而一歷兵鎭便透鞱鈐再
佐本兵長官試以劇簿率以辦由是擅能名稍稍以
閫望歸之矣癸未北警邊服大震朝議廣選文武士
除一路守令將佐乃用公爲北靑判官旋以方伯幕
僚參助機宜其選尤重亟換公咸鏡都事卽日赴任
秩滿遷戶工兩曹佐郎方伯輒　啓遆仍任甲申秋
始爲典籍本道巡察使鄭彦信仍辟爲從事陞兵曹

正郎移掌樂僉正時軍旅之後飢饉屍齒相望乃以
公爲救荒　御史公出入閭閈壷紊咸徧謡頌洽然
秋以成均司藝還朝公自都事轉至　御史在北三
年所當率辦自　上特器之陞通政江界府使未赴
遷永興府使明年丙戌陞吉州牧是夏超拜嘉善大
夫咸鏡道觀察使兼巡察使秩滿又　命挈家仍任
朝廷以時錢番部導生胡數寇邊　命公勦討師出
有功　上下書褒賚公嘗憫本道罪人韓戭黃大義
輕罪長流適逢大赦開稟于朝　上怒命遞公職公
自再入北陞大使首尾四載勞勩備至而廉操愈堅

其去永興隨身惟書籠屬冬獵有鹿皮數百非官掌府人請以備行公却不受强之始領一皮其去吉州亦如之又留永之一皮於官帑而行咸興營府舊納細布貂皮私用頗侈李後白鄭彥信相繼按道遞減其半及公至盡蠲之然未嘗矯拂示聲色信心而行人亦少識者拜同知敦寧府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己丑春出拜全羅道觀察使冬鄭汝立逆獄起公措捕有方逋亡咸就 命然慮濫及無辜多所平反汝立徒客黨湖南尤盛 上命盡求捕之公周旋彌縫論其不可事稍解人情大安然卒以此見忤時議

頗有飛語聞於當路憲府果欲陷公以重典公舊爲
時相所知賓客居閒得無事但抑其黨勳纔得褒陞
資憲階而憲府卽劾停之初汝立陰奸罔世退敎鄕
里一時冠盖爭走其門公旣與汝立同進士又其居
距營門僅一舍公嫌其熾不與之交循例書簡亦不
及及汝立敗凡與爲親近而韋逭株連者競起攘臂
以討逆自任如洪汝諄繼公按道至以譏察虐蹂捶
毒守令以致告密者益多公不惟不以先見自矜亦
不以活人自德識者以此知其量矣公於課績無所
貸扶安樂安二邑皆相家子弟怙勢瘝官公卽貶罷

之一道稱快秩滿仍任未久臺諫摘細故劾遞之盖相家中之也居西樞一年間以特進官例侍　書殿宣廟難問經史講官或不能對公援引論証甚詳講官稱諡曰李某屬鞬久矣何以能記許多文字耶辛卯爲戶曹叅判是時倭釁已啓矣　命極擇湖南方伯備邊司諸堂上僉擧公無一人副擬者遂超授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全羅道觀察使兼巡察使公到管周歲蒐卒繕器訓勅諸將綱絡頗張朝野望以倚重秩滿仍任公再辭不獲　命未幾倭寇至矣公即董兵請討　宣祖手札褒諭公進兵向京至公州

他本中下有曰字

有行官自京回痛哭馳入陣中賊已入京 上已西幸矣軍中呌譟奔潰公使別將守尼山石橋開諭還集亂兵露刃擁其將而南公不得已而還全州時賊既從嶺南進陷三都殘六路視兩湖若囊底公指揮列邑分守要害招集散兵捕斬先遁者告諭勉率頗有向敵之心五月公與兵使郭嶸悉衆北征與忠淸監司尹先覺慶尚監司金睟合兵凡六七萬號十萬進駐水原軍容甚壯議者或謂賊已據京城兇鋒方銳我軍虛憍不習戰鬪臨敵必且崩潰莫如堅守禿山城致寇而戰乘勢進取庶可得全公謝曰 君父

危逼一隅藩臣親執干戈不宜逗留當直擣賊屯假令不敵遁出西道亦不失捍衛計乃下令曰直抵漢江孤峴方議事遂進擊龍仁賊先鋒將白光彦李之詩中丸而死賊衆繼至郭嶸軍先敗三道軍遂潰勢如崩山不可止果中議者之見矣未幾賊入全錦之境公知光州牧使權慄有將才牒爲都節制使遣黃進等大敗賊兵于熊峙倭中至今稱朝鮮三大戰而熊峙居一焉已而賊又入全州逼邑城公令州士李廷鸞率州民入城拒守設兵於山谷夜則列炬相應賊懼而退秋臺諫論潰師之罪罷職責白衣從軍俄

被拿鞫竄配碧潼郡又命再鞫繫訊更冬甲午春始
因大赦釋歸田里初高山縣監申景禧本權豪子弟
貪虐不法公數糾鐫不悛及兵興又不奉軍令與參
禮察訪尹起交並作姦一日擅殺五十餘人公處其
乘時不逞以計梏制而間用威撻於是二憾耦矣公
之藩政篤於小民而簡於豪族及抵于法景禧囑于
素所仇怨者上書擠陷而又流言於　行在以公有
專據湖南之意道路阻梗聞事不實故人亦未敢為
公辨理者其後賊退路通相臣尹斗壽沈守慶諸人
按事湖南還力言公保境却敵功多罪輕賴此少解

丁酉倭再猘湖南先陷諸將不發一鏃漢將將十萬衆環寇而陣竟無成功數年間調糧鍊卒每患乏絕於是始有惜公久廢者 廟堂屢請收用或注擬藩帥而 上終不許公旣歸鄕里怡然處順口不道前事日與鄕里親舊漁獵碁酒以爲娛名曰白髮會鄕里嘆艶焉辛丑感風疾却鍼藥自如曰吾死期不遠治疾何爲飮食適意而神氣不衰後七年卒得年六十七矣公才長於聽斷簿訟山積使數吏左右執筆耳聞口判須臾裁決靡不當理其治兵理財雖辦集剋期常以不煩不勞爲主故去後民常見思顧於家

事嘗如也居常不問有無京外俱無第宅兩日田庄
至兪稱貸取足居官一意奉公親舊問遺一切斷置
在北道嘗命子弟料簡文書得未拆封家書數十以
進公笑曰此不過平安信吾已覷外縫矣公於文務
考覽不事琱琢居間信筆賦詠旣終追拾散稿得百
餘篇撰爲兩溪集詩人權石洲輩皆歎服以爲名家
所不及公不藉尺寸而早以材力自樹立凡踐歷所
極亦以勞勩自致中外固覬爲公輔 上寵待亦殊
而一跌之故終身不復人皆恠之方龍仁之敗也公
與尹金二閫聯綏左次相問曰吾輩罪合蒙何律金

曰吾本道失守今再敗也我其重坐哉尹曰圻吾界也兵實我導我其首坐哉公笑曰子昂名士當全免秀夫加有兩名士亂子亦何深慮負重而釁大吾其殆乎于後果如其言嘗聞公甫七歲能屬句語詠菊曰竹大無衣小有衣嗟乎此其識歟貞夫人有孝行先公卒與公同穴有男三女一長安止早夭次安直武科前吉州牧使次安眞用直言選入仕令盈德縣令女適前縣監南澈先公殁胄孫樟盈德出也今官直長內外孫曾若干人先是二郎君連上公之寃輒報罷今 上之癸酉因大禮赦令二郎君復以上訴

命議大臣大臣尹昉吳允謙金尚容等申理甚晳
命追復官爵二郎君欲擴公事實終始徹顯闡幽疏
功紀德以備他日太史氏採録遂以命植植於公從
孫也知公志行爲詳又其事迹在國人耳目紀録具
在無可加損故著崇禎己巳八月初九日折衝將軍
行副護軍知製 敎植謹狀 熊峙事見鰲城集中權元帥誌李廷馨守城事見西崖懲毖録申景禛所誣則其父申碟嘗申理於先朝龍仁直進事李芝峯親聽而公言之癸酉申理之說據梧相日記云

左參贊尹公行狀

公諱承吉字子一號南嶽尹氏系出嶺南之海平縣

始祖曰君正仕高麗致位司空歷知密直司萬戶僉
議政丞碩政堂文學之賢進賢館提學邦晏寶文閣
提學恩修水原府使處誠凡六世至司憲府掌令
贈左贊成諱沔寔爲公高王父曾大父諱萱軍器寺
僉正 贈領議政大父諱殷弼吏曹參判 贈左贊
成己卯之變有爭臣之言名重而位不崇考諱弘彥
司憲府監察累 贈領議政二代之 贈用李氏領
議政承勳推恩也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宗室長臨
守諱舜民女也以嘉靖庚子十月丙子生公于漢陽
東村里第聰明夙慧幼不好嬉父母嘗失家藏聚家

童詰問公就指一僮曰覲其色必爾偷乎僮果服父母大奇之五六歲自知就傅讀書寒暑刻厲至忘寢食甫冠而學業大就辛酉陞上舍祭酒許公曄與講說庸學瞿然驚歎知其非俗儒之學矣甲子通經登第選承文院副正字 明廟上賓方迎 宣廟卽恤百官或奔詣 私邸院吏亦請行同列欲從之公曰必吾等行者須政府符到乃可旣而兩司劾詣邸者同列愧焉薦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遷承政院注書 宣廟初政日開賓筵左右史難其任公耳聞手錄紀載詳覈侍臣皆稱其才李文純公之乞

退也　上引見咨訪文純公對揚移晷翌日因門人
求見其草復書稱善語在集中陞成均館典籍遷司
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庚午薦入兵曹爲佐郎例兼春
秋館記事官始以吏能著先是衛士科祿出自胥吏
高下失次積成痼弊公首黜用事奸吏手檢仕簿絲
毫不私文書行衛士相慶於道判書吳公祥歎曰非
某剛明安能辨此事叅修　明廟實錄辛未夏出爲
黃海都事左授也公自翰苑陞兵郎人皆謂當入臺
閣而公不附時勢爲銓路所不悅公之跡阻華顯始
基於此矣換京畿都事入爲承文院校理禮曹佐郎

陞戶曹正郎例兼春秋奉 命檢京甸灾傷癸酉因
事罷俄復兵曹正郎陞成均司藝兼宗學導善始入
憲臺拜持平旋遆爲典籍刑曹正郎直講爲養求外
除開城經歷甲戌因公事罷歸叙復直講復爲持平
俄出判官三道海運入爲掌令遷軍器僉正 仁順
王后之喪爲 山陵都監郎先是都監郎素以淸望
選而事役煩碎例以儒緩不省務一任胥儓奸偷公
職掌爐冶郎不厭勾校銖兩無所失役完還剩鐵三
千斤于度支判書尹公鉉嘆曰 山陵之役有加索
而無羡餘吾纔見此郎耳復爲掌令旋遆旋授者三

爲司藝者再丙子復爲掌令是年丁外艱服除復宗
簿僉正例兼春秋爲養復求外除南陽府使南陽近
京多豪勢庄戶公莅之一繩以三尺姦宄大戢有飛
謀鉤謗欲撼而去之者以公廉謹終莫能中傷壬午
坐失牧塲馬例罷即叙爲司藝轉司諫院獻納時接
日本使臣用女樂公力論其不可乃已遞爲司藝是
年有 詔使爲延接都監郎郎亦高選其例不省務
比 山陵尤爲而公司酒局察職加毖同僚以寒甚
索飲一盃公曰尚未公讌此不可先餉人遠接使李
文成公聞而嘉之而鄙其索飲者遷宗簿正復爲掌

令例兼春秋癸未遆移司藝復爲掌令遷司䆃僉正
陞司贍寺正司贍貨局也公搜逋括漏一斷以法又
爲司宰監正司宰膳部也其辦治視司贍加密公之
爲兩寺正皆用臺官遆 恩例授人視爲逆旅而公
惟位之思旬月著能聲其任職不苟類如此遷掌令
司䆃宗簿兩僉正陞司饔院正先是慶源賊屬王娉
逃歸嶺南本貫子孫繁衍累世乃覺朝廷議請刷還
以公爲推刷敬差官公恐横罹疎遠多所剖釋俄聞
伯氏喪慮老親悼傷上章徑歸臺官劾其違法罷之
代公者承望朝旨一切用武鉤摘盡遷之一道大擾

敬疑
別

行者哭曰前敬差官在必不如此甲申丁內艱服除
復尚衣院正遷司諫院司諫遆移司宰監正奉 命
按獄海西丁亥轉司憲府執義徙尚衣院正奉 命
檢湖西災傷出爲龜城府使時龜城累經非人荐被
灾荒 上命極擇其代銓中又有不恱公者以公應
命諫院三啓請留 不許親舊咸來唁公怡然就任
開倉賑乏蠲賦已責敷去奸蠹綏集流逋每有大小
徭役量遠近較饒乏均劑如一舊俗相朋爲盜官不
能禁公即鋤除首惡而宥其黨境內帖然地接邊塞
民鮮知禮婚娶多瀆亂公爲設條禁民頗從革有豪

族好植私凌上卽官欲抵罪卒用苞苴獲免公痛禁
交鬭申嚴約束有犯無貸汚俗爲之一變前時官租
之糴也姦民敢雜以沙土穀積無用窮民受其糶益
窘公躬檢石斗使皆均爭自是倉庾實矣乃繕館宇
飭器用弊祛利興百爲大開又重修　聖廟釐正學
法青衿興起有內地學校之風居三年四境晏謐政
聲聞一道無何壬辰變作　車駕西狩公出次痛哭
俄聞平壤陷公乃屬吏民耆老而告之曰國家之事
一至於此吾爲人臣雖無職事尚可一死况守此土
乎惟是欲守則無城欲戰則無兵惟當横屍疆內以

償從前許國之志爾等宜早自從便毋爲共蹈鋒刃也衆皆泣下曰公視民如子民亦視公如父父在子焉往公知民志未携悉籍境内丁壯爲兵諭以大義士氣稍振移檄江闗召募士兵驍騎頗集時都元帥金公命元偏師左次 行朝方議渡遼公卽以所集兵糧歸之元帥元帥賴而成軍嘗杖博川守某曰龜守文人尚用征繕濟我汝以武弁挈家先走將汝焉用時列邑奔潰民多刼掠官帑或潛入公邑欲爲變吏請備之公曰無事備也單馬數僕出入自如賊終不敢動則煽爲訛言曰賊已渡嘉平江直指 行在

矣或勸公散倉穀毋爲賊得公曰我國必不至遽亡
天兵朝暮渡鴨水吾用此穀以備軍需即一散不可
復合此徒亂民興訛耳已而果然是冬天兵渡江公
先用私馬載餉民爭趨之自冬及春飛輓織路而民
不告憚國家功業實基於此元帥上公前後勞績
命加通政以奬之癸巳春爲宋經略接待都差員遼
兵素悍旣爲我來暴我人甚差員策應一行誅索四
集公維持調娛不失交際躬冒艱棘不懾不亢遼人
驚服不敢凌犯接伴使尹公根壽每遇大事必邀公
商定秩滿方伯 啓請仍任冬薦拜忠清監司臺諫

論公遠在西邊而湖西事殷不宜久曠請遆之時議
政公爲承旨　上曰用代公監司而用公代承旨
睿簡特殊矣甲午春以刑房承旨參鞫宋儒眞逆獄
儒眞旣竄發就擒徒黨株連甚公進曰瘡痍之餘有
此內變若窮其逮訊恐人心不安於是只誅首惡十
六人三月拜江原監司臨行　上引見面勅爲之流
涕曰國事至此咎實由予平安監司李元翼外無一
人爲國盡瘁者予實痛焉當今急務莫如生聚教訓
期刷至耻須體予意毋負委寄之重公受　命感激
旣就管惟晨夕焦竭時關東酷經兵荒饑莩相枕籍

公多方賑救民稍回甦閒抽丁壯束隊演武又請于
朝別置敎師以新頒戚氏書從事廵歷課試明示紀
律守令黜陟視此爲準上下競勸不期年手足行伍
之法皆精習可用唐將見而稱之至見 上言貴國
軍容關東最也 上悅每問首相柳成龍曰近來江
原兵政何如公又益兵器貯糧糗以備不虞一路恃
而少安用前鞫獄功加階嘉善秩滿備局 啓請仍
任是歲李公元翼自平安監司入相 廟議請以李
公德馨代之 上曰江原監司治績最著以此人移
授何如大臣對曰臣等已請仍任者特以其代爲難

耳若易之則關東之事中廢可惜也　上曰地有輕
重予意決矣遂拜公代李公特　命改撰　敎書褒
詞加厚以重之時關西旣經供給　行在遏賊復疆
常爲天兵往来孔道賦役調度公私刼刼李公旣以
重臣留按仁恵撫摩軍民帖妥及其去民如失父母
至刱生祠以寓慕及公之爲代約已便事率視李公
而興滯振獘加恢前規應待華人曲暢歡意而獘不
禦於民民情又洽然稱頌柳相每見人自關西還必
問公所爲以達于　上天顔喜動人以爲公之治關
東人或可及代李公而著績爲尤難云是時奴胡始

大有啓覆狀 廟議請遣武人申忠一偕天将余希
允覘其動静而下書于公使口授便宜以行余将與
公言謂譯官曰爾國亦有人也丙申公積勞成疾經
歲而不敢告休至是疾益甚再上章乞罷備局覆
啓準請已薦其代 上以所薦無可當 特命公仍
任調病然公久不莅事及秋因臺諫 啓論得遞寓
居江東村舍丁酉冬復同樞病未拜 命已亥春始
還朝時關北有老土之虞擇授公咸鏡道觀察使公
以前疾未瘳三疏得遞復拜同樞遷漢城府右尹同
知義禁府事為楊經理接伴副使兼三道芻糧摠管

使轉工曹參判庚子春兼都捴府副捴管還兵曹參判時洪汝諄爲判書兩銓長皆貪鄙苞苴肆行竹山姓朱人以奴婢十口因人請賂求堡將公却之曰我則不爲此也由是恥與洪同席每當政日引疾不進未幾洪與李爾瞻等分朋爭權　上厭其不靖而兩黜之　命用剛方寡黨之人以鎭臺閣五月擢公大司諫俄遷大司憲士林屬望旋遞爲同知中樞兼同知義禁備邊司提調辛丑兼副捴管遷大司憲時宮家多犯法都鄙受害公發論請罷又於　經席極言之左相金公命元進曰近来臺閣以言爲諱君某之

啓真朝陽鳴鳳也未幾因事遞移西班秋拜刑曹叅
判論因斷獄必裁于法長官大服大小之獄必先委
公詳讞廣州邊姓人被誣以殺人久囚未决公以特
進官入侍歷陳寃狀左右皆是公言特 命放釋邊
姓人走公門扣謝公辭不見誣之者呼唱道路言公
私於邊氏朝廷雅信公廉正讒言不得行癸卯進階
資憲拜刑曹判書俄遞移西班拜同樞兼同知春秋
典醫監提調因天變應 旨上封事指陳剴切乙巳
用龜城策應功 賜原從券後兼摠管知義禁拜左
叅賛己酉叅耆老所遞移知樞兼知春秋叅修 宣

廟實録辛亥復拜祭賛兼知義禁乙卯爲司贍寺提
調丙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壽七十七公姿容丰秀
儀度端雅少透經學專務操持雖倉卒紛擾未嘗為
疾言遽色雖燕居閑處未嘗爲惰容戲言惟貞確自
守謙恭不矜平生不接麯蘖不近娼妓尤不喜聲樂
於世間華靡玩好一切視之若浼自在幼稚惟父母
是順父母稱爲孝兒既長承顔養志左右無違大夫
人有不悅於冢婦嘗提抱公謂曰汝長而娶妻毋令
如汝嫂事我公自幼服膺眷眷恒以戒厲夫人夫人
或不慊于承奉公輙各處踰月不與語夫人一循公

意誠孝備至父母在時不蓄私財騶直祿俸皆歸之
親庭賜而後用之大夫人嘗在公第適疾作久不愈
卜人云移寓則安大夫人曰養病莫如心安吾捨此
安之其在開城府大夫人欲觀鷹獵公陪遊天壽院
放鷹鷹忽穿雲而去俄逐一雉至院庭搏攫大夫人
讙曰非汝誠孝安能見此奇特父母之喪廬于墓側
終三年一不過家朝夕上墓哭必隕絕形骸骨立幾
不能保居常言及父母輒先泫涕遇忌辰自朔朝不
御酒肉至其日哭泣如始喪時遇生日亦必薦獻如
忌祭之儀伯氏無後公以次主鬯凡祭祀必前期七

日齊戒奴婢執事者必令澡潔更衣躬莅祭饌至老
不懈諸弟請依國俗輪行忌祭公不許事伯兄如嚴
父日詣候問恭恪承事雖貴不替兄歿而事嫂益謹
凡田丁之嫂所願有者皆歸之待遇姊妹和敬無間
言寡妹居貧爲營居室衣食珍異供給不輟姊甞病
痢不耐苦藥公手煎蛙糕以進病即見愈姊涕泣曰
養我醫我皆公之賜顧老身無以報恩惟願永享多
福符公之德而已末妹嫁居嶺南兵後飢饉阽死公
聞即往省觧籍驂與之乞粟旁邑以救之後十六年
公年已七十每念此妹不置求奉使以往一路知之

争致餽奉鄉里嗟歎撫孤甥如已出尤急患難諸姪
甥視爲依歸所受祿俸必分與窮孤每當科日持槖
者踵門待親戚曲有恩禮或求關節書札未嘗以煩
猥辭必與之曰事之從違在彼爲之自我當如是也
嘗以先世遺業少而兄弟衆析產時不取奉祀田丁
乃用夫人家奴爲塚戶戒家人惟務儉勤取足朝夕
絕無分表經營衣服器用一從樸素其爲臺諫不以
攻摘訐直爲能事務正大事不欺以爲本嘗聞大臣
匿過坐譴命子弟取小學高允不奉東宮指導事讀
之曰人臣之義當如是臨終只以忠孝二字勉子弟

其爲政明識典故務持綱紀裁剸肯綮不遺細微燭發幽隱動如神明判決精審勾判敏速其所莅必先糾奸猾用刑嚴公令出不反不隨勢而枉法不徇俗而苟安名實必核本末具擧無書生之輕俗吏之陋眞識務之學通方之才矣嗟乎以公之貞德長材由淸門而取大科遇盤錯而凞績用其於踐歷淸要延登揆位若無難者顧乃一起一跌棲遲州府雖以年閥之久位躋正卿少宰開秩不過押班叅署而已卒不能當將相之重以究其經濟之略何哉盖公平生韜晦自養孤介不倚非有公會則杜門靜坐賓客至

穆然相對寒暄之外不交他語賓客皆敬憚不敢久
坐旋旋起去其於不善人固視之若浼雖善人亦未
嘗曲意投合以是獨立於世無爲之先後少時擅名
場屋文人金泰廷交贊甚款要與講業公不肯其在
翰苑議政洪公暹李公浚慶閔公箕承旨李公後白
奇公大升皆稱公才器可大用然公未嘗詣諸公謝
柳相成龍以檢閱同禁直最久一不交私款其出龜
也吏判李山海適不當銓注惜公左遷會羅牧缺以
地遠而腴委叩公以移授之意公辭謝竟不許在龜
四年遘疾甚危李議政公屢致書促其解歸且諷以

進取之機公又不應季議政公臧否頗晢爲一代士類所推威望赫然而公未嘗闌說其間自朝紳分黨苟非闒茸玷累之甚鮮有不蹈其境者公立朝五十年獨無現顯指目以爲世重國婚之家義存休戚恩禮之隆有不期而然者公館甥 王子自初以盛滿爲戒力勅家衆毋或藉宮家事 王子来謁公但肅容迎候不敢以舅甥之分有所昵比 宣廟末權相有素於公欲藉爲已重或踵門繾綣或注擬淸顯公絶不回謝光海時元兇尤欲攀結推為舊徳老臣曲致情禮公益愼戒門稱病靜處一室以書畫自娛

庭裁一竿竹撫玩寓意翛然若世外人者又四五年以卒嗚呼士之所貴於道者以其出處去就能不失其正而已以今而論公之世則公之不肯少貶抑以徇時勢者隨跡可見其蹭蹬名場終不獲大拜宜無足恠然而朋黨之極士無完名宮家之禍迄今未艾而公獨超然於疑謗之外終身不入機穽此其中立不倚之節炳幾全身之智尤大彰明較著者㦲沈相喜壽每稱公一生專靜未曾屈已從人真鐵石肝腸申相欽嘗稱公諳鍊法例明達治體其馭下如束濕非人人所及宋同樞英耈即公之姪婿性亢少許可

顧獨心服公嘗稱公本諸忠孝施之於政居家立朝之節如青天白日無一點汚及公之歿爲文以敘其德行甚悉且戒公諸子孫無墜落家聲噫三君子之言盡之矣貞夫人朴氏廣州牧使諱諫女也有貞德至行婉美偕老公卒而夫人絶食致哀後公月餘而卒同殯同日而葬人又知公之德所以刑於家者如此矣有四男二女男長璶平壤庶尹次瑁前溫陽郡守次璥今內侍教官次璹今沔川郡守女長前軍器僉正李忭次即 王子仁城君珙孫男十五人曰昌軍昌遠典籍昌立曰昌運庶尹出也曰昌業昌煥昌

顏他本作毅

顯昌啓溫陽出也曰昌顏昌亨教官出也曰昌言昌門昌庭昌明沔川出也孫女四人曰都事權審中庶尹婿也曰生員鄭元詹沔川婿也二幼未行植少僻陋雖未及登公門亦嘗從士大夫之後講聞公之平素已稔曉家龍門之南數從教官君遊教官君忠信不妄人也仍以得考其家乘所傳則與夙所耳剽者不誣玆敢掇其大者纂次爲狀如右其取而特書在太史考而易名在太常紀諸金石以示來許在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宰賜鑑裁焉

貞夫人朴氏行狀

貞夫人朴氏議政府左參賛尹公諱承吉之配也朴氏系出羅州高麗名臣寶文閣提學尚衷之後本朝佐命元勳議政府左議政錦川府院君謚平度公訔之玄孫也曾祖諱緇軍器寺正　贈左賛成祖諱墉僉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錦城府院君是我　仁宗大王元舅也考諱諫廣州牧使妣昌寧成氏觀察使諱洵女也夫人生于嘉靖戊申八月初九日卒于萬曆丁巳正月二十五日壽七十夫人姿相端麗識度明粹有貞專之操有孝順之行蓋自弄磚超異凡兒牧使公最爲鍾愛五歲喪妣繼母某氏仇疾前室

子女有人理所不堪者夫人務隆孝敬夔夔益謹某氏亦莫能害牧使公每垂涕撫背曰事親惟色男子所難而以汝一稚女而優爲耶牧使公之卒也寢疾于廣州僑舍諸子女適不在側夫人時年十五日夜不鮮帶藥必口嘗食必手飪夜則露立禱天上書恭懿殿乞內醫來救疾竟不起夫人抱屍哭三日不絶聲見者爲之哀動服闋歸于參贊公　恭懿恤其孤惸厚賜結褵之儀某氏盡爲已用以薄具行醮其與臧獲率用老病充數旁觀咸共嗟惋而夫人略無幾微見於色父兄宗族皆歎曰此女中之舜也及入

公闔公事親不蓄私財淸約甚夫人經紀纖悉凡百供奉未嘗告乏公篤於孝養又早服大夫人之訓每以申戒夫人夫人至老敬畏待公如大賔事舅姑如事己親公旣先喪妣伯氏無後公奉考 贈議政公于家夫人殫竭誠孝未明盥櫛手膳甘脵以進隨身百具無不稱協議政公每喜曰吾有賢婦都忘作老鰥耳凡有祭祀必前期齋祓親蒞割烹洗滌之事祭品旣具則列卓監視坐而待曉以防損汚闔廟之後方畧少弛莊色友兄弟敦宗族一視公意人或有言輒自引咎故處八妹三妯之間無敢有交間者廉於財

利一介不以苟取同室中有匿先券而專遺産者諸姪以爲言夫人止之曰吾欲明之有所不忍也公兩典饒府連按大藩久處司寇之長政刑之間不無蹊逕鑽刺夫人痛加斥絶曰他人尚不可欺況爲人妻而欺其夫乎及連姻宮禁人或覬其殖貨占庄夫人益自卑巽絶不爲陳乞營私地惟務儉勤日治絲麻分課家衆使無無事而食者省浮費去文飾年儲月羨或留贏餘以備不虞然其衣服裁縫極精緻飲食滋味極調適雖平日號爲豪侈家皆自以爲不及豈非誠一之效哉平居不好華靡綺麗子弟或製進錦

衣却而不服仍以鐫戒手執女工至老不廢喜怒不
形言笑有節不以聲音顏色假借婢僕門庭之內斬
斬齊肅及至耆艾神明日朘嘗言一家未來事久後
無不符合公之病于關西也夫人躬苦救視廢食飲
冷仍成痰瘧冬月輒作至是公病革夫人躬視湯劑
若關西時及卒絶食寢苦哭泣不輟屢絶復甦而猶
親奠朝夕哭月餘吐痰嘔血子女號泣請少寬抑夫
人曰吾早失父母不得於繼母爲一窮人及歸汝家
幸不見棄於所天恩我禮我實父母我也乃今已矣
我義不可獨存況汝等在足任後事吾有何眷念於

世而不與偕逝也仍閉目不言雖糜粥亦不近口一日自起梳洗端坐而卒遂與公同殯同日發引同日同槨而葬噫夫婦之倫自有男女而始其淑德貞節之光于紀載者何限然如夫人盡孝敬宜家室匹美偕壽康健榮貴受天之祐申錫子孫者固千百之一二矣又以耆艾之年臨死喪奮節義自靖自盡視同穴如歸房奧者古今寧復有其人哉先是有人在中和道次夢見華輜先路高軒踵軌導從陪衛儀物甚盛云是尹三宰一行也覺而志之俄聞公與夫人相繼卒而靷行以輕爲先則尤符夢境云噫何其異耶

非夫巨人盛德其昌能膺斯兆乎不佞旣狀公之行而略採夫人終始附其末顧有未能得悉者復按家狀別爲此錄俾與公狀並傳庶幾彤管之編有所考焉

領議政完平府院君李公謚狀

公諱元翼字公勵號梧里我　太宗恭定大王第十一嗣益寧君謚昭剛公諱袳寔爲高祖曾祖諱貞恩秀泉君以經行文雅名一世見南秋江師友錄祖考諱彪青杞君考諱億載咸川君好文藝精音樂有秀泉風致娶東萊鄭氏司憲府監察諱錙之女追封郡

夫人夫人賢淑有閨範事舅持家一於敬順嘉靖丁未十月二十四日生公于漢城楡洞里苐十八選上舍二十二登苐選入承文院正字時別選年少文官學習漢語選人例慢不學習至以相嘲笑公獨學習精熟遇閱試必居最屢蒙褒賞例陞著作博士歷兼奉常直長癸酉陞成均典籍充 聖節使質正官朝京而還萬曆甲戌大籍兵丁選拜黃海都事兼敬差官專管一道籍務文案紛委應酬如響觀察使李文成公奇其才日邀致左右曰君本職都事也須先助我治文書籍兵之務有卯申餘暇在凡肯綮輒詢公

平下陞字恐落

裁決及其還朝力爲薦揚遂開清望丙子軍籍成事
辦而人無寃稱爲諸道最入爲司諫院正言戊寅擢
還弘文館修撰壬午由應敎特陞通政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陞至左盖自癸酉陞典籍迄玆十年其間歷
戶工刑禮四曹佐郎正郎軍器判官成均則陞至直
講司成諫院則陞至獻納司諫憲府則自持平至掌
令執義弘文館則陞至校理副應敎應敎所至以勤
敏聞在 經筵五六年同列有厭避番宿者他貟相
持不肯代公郎未嘗強辭故入侍最久講說精明音
韻暢亮一字不錯 宣廟傾意顧問未幾陞擢盖際

遇之期自此始矣俄以迎慰使宴黃天使洪憲于定州黃公極加稱賞遂爲戶曹叅議癸未復爲承旨是時黨論橫潰都承旨朴謹元主張一邊論斥儒疏之異己者頗峻同副承旨成洛草其 啓遂激 天怒再三下教詰問執筆搆草者何負甚急朴昫公欲以實對公首不肯中使至朴逡巡不敢言公獨對曰臣等同列果有執筆者矣然臣等竊意 下問之旨似欲罪其人此闔院共爲之事不可使筆者當其責非惟臣等不敢言自 上亦不宜下問也 上即不問而並遞承旨四員其後朴以主議至黜竄公就散甲

申丁咸川公憂服闋久未敘復丁亥春安州牧使缺
朝議以安州西路重鎭屢經匪人凋瘵幾不振請擇
遣才望除目三出皆被劾吏判權克禮白于 上請
起廢用公旣拜卽日就途果見闔境飢饉阽死卽戒
漕船往候于海邑自馳詣方伯住處乞糴海邑穀萬
餘石旣得請卽馳詣海邑出倉入船不數日運至州
賑飢給種民始獲甦咸曰此政少遲則吾等已散亡
矣州舊多盜凶歲尤梗爲設法購捕盜卽屛息公申
明條敎勸勵耕作歲仍大熟公私足用關西盛蚕事
而安州獨無桒相傳以爲土不宜公敎勅各坊課戶

播椹不數歲長茂至今稱爲李公桒本州防邊卒多闕新舊疊積虐及族鄰猶不給公請於兵使除其半繕修州城其半則計其番價布幾四千匹乃出官穀以穀貴時准貿派送各鎭充其闕雇及秋稔稍收穀于各卒以償官民不重費而積年闕戍族鄰之弊遂歇州稅例納于邊邑吏胥倍徵剩數沿爲重瘼公明立稅額減定剩數躬自領納以防奸濫邊邑險遠見公自來大驚爭設酒伎迎勞公一切不受其釐弊與利靡不曲盡監司尹公斗壽素以能政術名常服公施措每有大徭役及更革事輒委公勾管累上其治

續于朝 宣廟輙下褒旨特進階嘉善以刑曹參判
召還歷司憲府大司憲 特進階資憲歷戶禮曹判
書進拜吏曹判書銓叙公明毫無所私俄而壬辰亂
作州鎭瓦解 上下懾沮莫有鬪志公募得壯士數
人詣 闕請曰臣以宗戚貴臣不忍坐視顚覆願即
先死陣前 宣廟壯之下其議 廟堂以爲李某羸
病一書生徒死無益即不許出時西幸議决以公爲
平安道都巡察使先行策應公請供御諸事務從簡
儉從之 駕次平壤賊進逼大同江公設策抄兵夜
擊綾羅島賊不克雖勢已不敵然自是西兵稍知自

奮往往敢勦賊兵矣 特命進階正憲 宣廟次龍
灣公往安州肅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公命元
及韓公應寅權公徵並稱都巡察使與公等夷聯坐
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馭三都察公先自降
禮具軍服謁拜迎送由是號令有所專矣公兼治關
西一路內奉 行朝外籌師旅左右支撑未嘗告乏
明年賊退 回鑾 命公留後仍兼本道觀察使特
命進階崇政公秉板蕩之餘撫定流逋調鍊士卒民
情大悅軍務頗振 宣廟遣使閱視 特命進階崇
祿乙未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帶

如例入朝兼諸道都體察使巡視嶺南葺理山城見
列郡多越法自便一切董治自都元帥權慄以下帥
臣按臣劾黜及轅門受杖者八九人又以嶺南地廣
左右聲勢不相接請分置左右監司以便事機時水
軍統制使李舜臣守閑山島賊不敢入西海湖南頼
以全兵使元均貪暴無才嫉舜臣有功陰搆巧中朝
廷惑之欲以元代李公極陳其不可章數三上不遂
元竟代李果大敗水軍全沒丁酉賊遂入兩湖公以
碧堅山城當嶺要衝已檄兵使金應瑞守之應瑞稱
受元帥改令棄城遁去公遣軍官即所在斬之應瑞

匿元師所朝廷又主張軍法不行公欲自死守關嶺
一城俄而賊退被 旨還朝楊經理方集大軍南征
兵食調度一委於公一日經理招公謂曰我已發行
牌爾可速接軍餉公曰兩南糧用方儲峙于僻邑必
預知師期可以運到戰所令老爺不告于我國先發
行牌令雖催運定不及也請少退師期經理大怒曰
爾不欲討賊而爲此歇後語耶公曰糧先到則必爲
賊得大軍先到而糧不及則一日之飢足以致敗必
須糧與軍齊到也再三爭辨經理益怒曰師期爾何
敢干命牢卒拉公出公顧而大聲曰如是則老爺事

去矣經理默然旣而復招公密問曰爾欲退期幾日耶曰非五六日不可經理遂如公言蓋公漢語精捷故能應機周旋多類此是冬經理擊破蔚山賊外柵圍內城不克還方謀再舉主事丁應泰劾經理輕進諱敗 宣廟以楊公當丁酉變初單車赴急敗賊于稷山中外帖定將奏其功以直其誣且以使事重欲遣時任大臣問于領相柳公成龍柳相屬有朝著不靖之慮不自請行左相金公應南方有疾公亦重病新差 宣廟見其憊乏不忍強使公退而私於柳相曰吾病已甦筋力可勉但此大使事也須屬文辯之

才茲不敢請耳柳相喜即白 上遣之時應泰在義州聞公已渡鴨江料必爲經理地急遣將卒追公一行回且搜文書行中大擾公謂將官曰徐之何乃作忙爲即引入房問之將官具言應泰指公曰吾奉國王命奏事 天子已踏上國地界不容以主事之令徑返也使者持不可公曰無已則有一討爾等盡縛吾等卧載而去則吾等可以有辭於吾君也將官意沮而去丁遂誣奏我國用僭禮至有招倭入犯之說公在玉河館聞有劾與副使許筬等逐日詣諸部科官請雪國寃陳卞剴切又自草奏本申通政司乞依

民本例轉奏 天子叩頭流血通政司感其至誠相
顧歎息又叩閣老馬前乞上其奏奏雖見阻朝廷已
知丁玏爲誣矣及還 宣廟面勞慰藉之甚厚陞左
議政俄陞領議政時柳相已被彈橫議未已公上劄
極言柳相清介自守誠心憂國而今也用賢不卒有
許多搆揑朝廷將亂臣竊痛之然柳相卒逐而公亦
不安於朝未幾朝紳又自搆釁更立黨目日益紛亂
草野奸利之徒遆疏攻訐以搖撼臺閣公又上劄極
言朝廷不尊主威不立是非不明舉措多錯請分別
邪正以安朝廷又請面對直陳分黨人姓名以爲某

是某黨某黨主某論某如此某如彼請進賢退不肖以鎮浮議其所峻斥以爲尤不可用者皆巨室大官横甚人也　上爲之聳聽仍下問曰卿意欲用誰也對曰無已則曩時進用者庶可盖指柳相也公仍乞骸骨　宣廟勉諭曰卿以宗戚大臣捨我何之將之楚乎之齊乎公言逾激厲大觸時諱而　聖旨乃更溫順盖　宣廟素知公忠誠爲國家爲此論欲保全勉留故也於是李爾瞻等仄目咋舌欲攻公無不至以公望重終莫敢發惟於避嫌之　啓以高亢固執斥之而止公遂免相己亥秋退居東湖復拜相力辭

免 宣廟念公不置聞公病重遣内醫留視救療又
召卜人問壽數長短以江上寒凜撤 御室氊障賜
之辛丑 命選清白吏得四人公與柳相居首李相
恒福所定也壬寅策扈 聖功臣封完平府院君以
公久在兵間使勘宣武功第公辭焉時奴胡已有釁
命公以都體察使巡審西北未幾罷歸就京第養閑
者六七年光海嗣位復拜領議政朝野相賀然李爾
瞻等已握朝柄公初薦銓判皆清謹宿望而光海不
用又諷三司誣告臨海謀逆遂起大獄諸大臣當庭
鞫莫敢先發言公獨曰謀逆大故也必須告者與被

他本樂作調

告者兩辭俱備方可尋端治之今者三司實告變卽
三司官不可致諸理茅三司 啓辭有曰以草薦裹
椎劒潛入闕門時守門將卒有見之者此將卒可問
也諸公皆然之卽追問將卒皆曰未有見乃請窮訊
其將卒光海不許別批曰此獄不必問外人鐵椎大
劒宮中或有見者公卽引疾入光海以其閒誘宮奴
被拷者許以免死使誣其遂有二奴亂言而獄已具
矣光海屢諭公出公上劄極陳肅嚴宮禁屛絶女樂
敬事 母后愛護同氣毋受姦讒又言待 詔使恤
民事數條光海仍遣六卿就第問民事公請設宣惠

廳行大同法每春秋逐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輸於
京庫以時俵給各司私主人使自貿納上供諸物視
時市估高下而優剩其數使私主人亦得以自資此
外不許尺布升米加徵民戶以革私主人防納什倍
之弊科條精密經久可行光海命先試之畿內巨室
豪民與主人等皆失防納大利百塗沮撓光海屢欲
罷之以畿民爭言其便故行之至今無弊　皇朝以
光海立不以序遣官查問臨海病癈狀鄭仁弘請斬
臨海頭以示查官公言　皇命不可拒當許其查保
無他虞大臣皆主公議得無事準封仁弘大怒又與

李爾瞻等主論請誅臨海三司伏閤齊請促大臣率
百官庭請而公顧上劄請屈法伸恩大臣李公恒福
沈公喜壽等議皆同公仁弘等以此咎公目以護逆
公復引疾入翌年始得遞辛亥復入相又稱疾篤屢
辭數月乃拜入對極言君德顚沛朝政紊亂狀累千
百言言淚俱下光海遽起入宮怒謂左右曰人言李
某日啜黍粥一匙此妄也今日喫他罵辱其言甚不
祥汝輩早晚死於他手裏也公卽辭免益杜門謝外
事明年壬子誣獄大起公一不叅鞫繼以癸丑獄禍
又大三司百僚請誅永昌兒議曰熾搢紳之稍持名

論者削竄殆盡公謝以病未叅鞫仍陳士類連累之
寃光海温旨答之及永昌之死有鄭蘊之疏光海怒
欲致之死盡召諸大臣公上劄辭以病仍言蘊不可
深罪時廢 大妃之論已逞光海欲決其機乙卯春
命李爾瞻等以癸丑所搆詛呪事别作一書頒示中
外朝廷洶洶公念此論若發勢不容止屛子弟草小
劄切諫大意言父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光海大
怒數遣使責問言根至謂卿以我爲不孝不孝是極
罪欲何以處我於是羣兇齊憤請置重律光海止命
中道付處配洪川縣儒生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等

上疏論救皆遠竄又誣謂言根出於南以恭亦配中道蓋欲實公罪也庚申放歸田里公有衿川先隴而以近京城不敢歸客寓驪江備嘗艱苦是時廢論已完顛覆已極坐客有傳言時事者公輒垂淚不答客不敢竟其語而去天啓癸亥今 上反正首起公領議政遣承旨宣召公入來而朝廷大定 上下恃以爲固公請設裁省廳以祛冗費又請行宣惠法于八路則巨室豪民之非議猶舊止行於關東關東亦便之姦黨之誅也公請分等定律次律則免籍沒緣坐詿誤之類多請平反 上皆從之是秋引年乞退

上命賜几杖遣近侍就第設宴又 命上殿給扶皆
盛禮也李适反以公爲都體察使公請自出征 上
以危疑之際不可遠去只遣副使行公扈 駕公州
傷於鞍馬行步不良力辭得遞乙丑復拜公辭以廢
疾決難供職丙寅得遞丁卯胡變復爲都體察使扈
世子南行公以 世子分朝本爲撫定南方請簡約
陪從以省州縣供億時散班官多從分朝一行煩擾
公使於陣後從行止宿於十里外又先遣從事官詰
宿次禁斷浮費有不如戒者輒杖其守令所至肅然
行中憚其嚴束謗議喧騰以爲體察使不往討賊却

來點撿行李幕中輕銳皆憤惋請公收兵殿後以自
別公泣曰是何言耶 上以冲嗣托於老臣吾豈忍
一刻離違也卽一行驅我使去我不聽也行中或有
異議公至誠開諭諸公咸悅服至今兩湖人民謂其
時不覺有分朝勞費者大率公戒勑力也是秋請暇
展墓衿川仍上疏言臣本意欲需時事平定得請骸
骨今太平無象臣老病垂死今不得已退歸若國有
變故則臣當奔赴不敢後 上始知公決去 宣召
絡繹公終不起累請致仕 上不許以公不受祿令
京畿監司繼給米饌每有警急公輒輿疾入覲 上

倚信之聞公田舍狹陋 命起第其傍公辭 不許
又 賜素褥素衿 教曰卿儉素可敬以此賜之以
成卿之德甲戌正月某日卒壽八十八 上震悼輟
朝弔祭賻恤官庀加厚公幼有至性長益篤行三歲
時在顯妣膝上因索乳煩惱誤捽妣鬢髮妣有痛色
公遽驚惶啼泣自是不敢手觸妣鬢髮既早喪妣每
語此事悲咽不已咸川公中歲以後屢苦危疾公每
就國醫安德壽問藥安老痒不能見客有一婢傳語
公往必袖贄遺婢安感其意爲之盡力藥輒有效居
喪廬墓率禮盡哀自製墓表手刻石樹之與長兄縣

令某友愛尤至其亡也營葬樹石皆自竭貧力縣令
子性傳客死湖西時公已貴重尚有他子姓而躬往
扶櫬返葬又以性傳嗣子守誠奉咸川祀欲置家舍
而力未遑以所構宅付之宅本公之亂某自鳩木石
所營者也推仁恤族分俸救之惟恐不及公退之暇
惟以訪問親戚爲事然而未嘗薦授官職曲從關節
嘗曰吾早爲將相非不隆貴而多與時齟齬此身不
自謀何敢論薦親舊不料晩年遭遇 聖明姪孫輩
忝竊仕版者多此本銓曹所敘注非吾始望也吾於
兩銓不無論薦而兩銓多不用今不問於我而官我

子宗豈以我有私愛耶我甚慚焉其事 上也惟以
誠信不欺爲主當言必言言必盡意其有不盡者則
必其事勢有不可磯者故不爲無益之辯以自取名
居官未嘗無故呈辭其有不病而引入者則必其言
有不得行不欲爲苟去以冀回悟如昏朝逆獄不參
鞫之類是也自小官以至宰相當職服勤雖朝夕例
仕一未嘗後於人 宣廟嘗語閣臣曰當今盡心國
事者惟平安監司李某一人聞者愧焉其辭受取予
一斷於理了無矜吝色然廉節太高不但苞苴不敢
近雖列邑歲時儀餽名數稍優則門僮已却之自奉

寒儉甚於窮鄉布素而處之晏如嘗開府成川以國家新去亂而成川舊館宇宏侈自擇朴陋下室居之而積馬草於降仙樓上雖軍官子弟不許一登其窩驪江構草室不蔽風雨隣有洪汝諄故庄宅主守者許公借居公嫌其侈不從凡若此類莫非有意義存焉而或稱其過愼苦淡豈真知公者哉自少不喜交遊既釋褐愈益韜斂人稱爲處子正字立朝言論未嘗偏係惟惜名流扶公議是重政院癸未之　啓初不出於公而及　天威摧壓獨直對不撓均被斥退辛卯之爲憲長時議方咎逆獄之濫而公從而論列

及今 上之初朝議以爲辛卯之論出於朋仇至追罪大臣則亦不免過重 上欲兩伸之公以爲一時物論非可膠守亦惟公議是允戊戌之朝蘖也公頗疑柳相不自請行歸道聞李爾瞻以持平劾柳相曰此時亦有直士耶蓋公不接後輩初不識爾瞻爲何等人也及還朝見其朋黨罔上誣詆善類乃悉力攻破其論卒以此去位雖分別太明指斥太峻然人不敢以偏黨非公者以其一生介立無所私於人故也其莅下也仁恕莊重使人知愛而不敢狎刑獄主於寬而未嘗姑息放過初仕槐院典祀 昌陵奉常童

奴偷食遝實公即夜馳還旼受行事奴當坐法公悶其迷駃誤陷力言于覆

啓諸宰得末減不死嘗飯于體府飯中有沙即潛吐袖歛之坐客亦不識也其為政務挈綱紀專用典故雖事端無窮而裁割曲當凡行政四方人名地名品目度數一閱之便不忘故吏僕不敢欺及踰耆耋歎曰吾才長於刀筆少長能辨公事者徒以記性兼人也今老矣事過而有遺忘如此而尚可仕乎或問某性鈍懼不能從政公曰此不專之過也專則計慮必精且能記憶吾嘗時亦好看書若當官則便束書庋之早夜思惟公事而已今

人作郡讀書此非吾才所及也其取人必先論心術平險尤不喜回互矜飾者每稱姜參議緒之爲人沒而追思之其他上下所與交雖不多率皆端方淸直忠信之倫其不與者則反是焉少時豪邁不覊家習音律盡通樂譜每乘興携琴上駱峯自彈自歌興盡而返尤好佳山水幸得官暇則徧遊名區窮歷險阻意氣不挫亦嘗自病剛急過中及其涵揉變化德器成就則人視其篤恭淳謹肫肫仁厚而已童習時讀書過苦仍成胃症羸疲骨立若不勝衣或疑非壽徵而公保嗇精氣隨以藥餌頗有酒量而未嘗酣暢嘗

於西行偶有所眄旋卽懲悟自此益遠邪色以至鮐耇康強皆攝養有方而然也公雖不以學問爲長而識見洞徹處已治人動有規範則雖終身講說者有不逮矣雖不以雕篆爲工而辭令該贍疏劄書牒明白簡當則雖專門操筆者無以過矣嘗作十六字訓以示子孫曰無愆於人無惡於己志行上方分福下比此亦可見其所存之一端矣凡所臨莅吏民愛之如父母去則攀轅涕泣不忍別旣去頌德立碑追慕不置平壤人至立祠薦祀公潛遣人毁之而復立我國之有生祠自公始及至膺大拜莅大事百僚矜式

聲聞四達兒童婦女咸誦姓名曰某爺仁人也雖小
人內懷媢忌亦必曰某可謂賢相然某事不免差誤
蓋不敢恣意攻斥也世世傳公精神絕異凡有事變輙
形於夢寐分朝時兵曹參判李命俊謁公問之公曰
吾少也果有此異今已衰甚夢亦不復舊矣仍以近
夢二兆語之不數日皆驗一行神之癸酉冬夢得絕
句有春月不吉之兆及病革命移簀正堂而終公不
好風水說作戒刻石定爲家法嚴勑同宗勿卜他山
皆於先隴四周鱗櫛祔葬使宗子董率奠祭俾百世
無改用是年某月日葬于配貞敬夫人某郡鄭氏墓

左夫人有一男一女男義傳前府使女婿李廷稷郡
守側出二男七女男長孝傳次悌傳府使有三男三
女男長守約今工曹佐郎次守紀今監察次守綱內
外孫曾嫡庶男女五十餘人公嘗謂子孫曰吾平生
持論或不中臨財或不避見義或不勇多少愆尤有
不可追者矣吾死之後若以阡壠之文託於不相知
者或恐張大過實重吾不德也仍令子弟略記立朝
終始託之李副學埈此癸酉遺命也嗚呼公歷仕三
朝始終一心忠勞著於板蕩節義彰於昏亂佑我
聖明惟新邦命功存 社稷道扶綱常此其所立之

大者固不待論述而顯若其恬靜之志清白之操承
家之孝奉公之勤立論之正行義之備表表在人耳
目者猶口碑也然公謙謙自畀尚慮身後之有溢辭
則其省躬克已常若不足者又何如哉府使公以植
受知有素汙不至諛乃以大行易名之狀屬之植平
昔講聞公言行細大亦非不詳然猶不敢廣記備論
者以公之遺戒在故也崇禎八年五月日折衝將軍
行忠佐衛護軍知製　教李植謹狀

澤堂先生別集卷之八

[illegible]詩稿 五